



ПЕЧАТЬ



АНТИХРИСТА

ПЕЧАТЬ



АНТИХРИСТА



АНТИХРИСТЪ.

БЕЗЗАКОНІЯ



ВЕЛЯ ТАЙНА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好书分享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电子书分享网站：沉金书屋 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随机推荐
- 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纪要一

将华丽辞藻搁置一边，我们应论述每一种思想的重要性：去繁就简并加以比较，我们应阐明周边事实。

我即将从两种角度，即我们自身的，以及非犹太人的角度阐明我们的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本性恶的人的数量要远比本性善的人多，所以统治他们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暴力和恐吓，而不是学术讨论。每个人都瞄住权力，如果可能，每个人都会成为独裁者。事实上，不愿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去牺牲大众福利的人是罕见的。

是甚么遏制了那些被称之为人类的食肉野兽？又是谁在一直教导他们？

在原始社会，他们屈从于野蛮和暴力之后，屈从于法律，后者也同样是暴力，不过是伪饰的暴力。我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大自然的法则，暴力即正义。

政治自由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在必需的时候，人们必须懂得如何去运用这种理想，用此种理想作为诱饵去吸引大众追随一党，去粉碎执政党的权力。如果对手本身就深受自由这种观念——也即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染，这项任务就会变得很容易了。为了一种理想，他们愿意交出部分权力。这就是我们理论的大获全胜之处；被削弱了的政府统治之缰，立刻，通过自然规律，被一只新手掌控，因为愚民不可一日无君。新权力只是替代了已被自由主义削弱了的旧政权。

黄金

在我们的时代，替代那些自由统治者权力的是金钱的权力。忠诚才使时间有意义。只冥思无行动无法实现政治自由的理想。实行人民自治仅能短期维持，之后将演变为乌合之众。自那时起人们将陷入自相残杀，阶级冲突，在混乱中政权轰然倒塌，权威化为灰烬。

无论一个政权因内乱而衰竭，还是因内乱招来外敌并受治于其——无论如何，它都可被视为不可挽回地失守了：它现在置于我们的掌控之下了。完全掌控于我们之手的金钱专政，向它伸出了一根稻草，无论情愿与否，它必须接纳：如果不愿意，它将万劫不复。

如果任何一个拥有自由主义意识的人认为上述想法是不道德的，那么我将提出以下问题：如果每个国家有两个敌人，如果对于外来之敌，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使用各种伎俩和挑拨离间，比如出奇不意偷袭、夜袭或以多胜少；那么对一个更糟糕的敌人，一个破坏社会既有统治基础和大众福利的敌人，该采用甚么手段才可以被称作为不道德或不被允许的呢？

对于那些有健全逻辑思维的人士而言，难道能够希望通过合理商议和辩论来指导大众吗？大众与理论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们往往会提出各种反对或对立的意见，尤其是当这些反对意见对大众有利的时候。尽管这些异议或反对愚蠢而荒谬。群众或某一群体中的成员往往只是被卑微的激情、不值一提的信仰和传统、或情感用事的公理所引导。这会妨碍任何一致意见的达成，即使是在一个很完美的合理辩论基础之上。要想成功地驾驭大众也在于机遇，或多数压倒少数的基础之上。少数人往往不顾各种政治隐秘而提出一些荒谬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后果。

政治与道德毫无共同之处。被道德俘虏的统治者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因而其地位也不会稳固。那些有统治野心的人必须借助于狡诈与虚伪。那些伟大的民族品格，例如坦率和诚实，是弄政的大敌，因为它们可能会比最强大的敌人更有效，更必然把统治者拉下马。这些品质肯定是非犹太王国民众的美德，但我们绝不能愚蠢地受其指导。

权力即正义

我们的正义在于暴力。「正义」一词是一抽象的思想，并不具任何意义。该词的意义不过是：给予我所有我想要的，以证明我比你强大。

正义从哪儿开始？又于哪儿结束？

在一个具有糟糕的统治机构、毫无人性的法律以及在滥用权利中丧失了人性的统治者的政权里，我发现了新的正义——即通过强势的权力去摧毁所有现存势力与秩序、重建所有制度。通过使那些自由主义者自愿放弃自由主义的方式，成为那些曾经将权力施加于我们的统治者的主人。

在各种摇摇欲坠的势力面前，我们的力量将会越来越战无不胜，因为它是隐而不见的，直到它的力量累积得足够强大，以至于任何狡诈与阴谋都不能将其摧毁。

我们目前迫不得已犯下的暂时恶行终将产生一个不可摧毁的好政权。它将恢复曾被自由主义化为乌有的国民生活的正常秩序。结果将证明手段的有效。我们在计划实施中不必拘泥于原则与道德，而是利用必需和有用的原则与道德。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绝不可背离的伟大计划。我们绝对不能冒任何风险，使数个世纪来殚精竭虑的计划付之东流。

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行为，有必要注意暴民的无赖、懈怠与不稳定性，他们不能理解与尊重自己的生活与福利。必须懂得，暴民的力量是盲目、愚蠢以及不可理喻的，往往会受到任何一方的挑唆。暴民只会将自己引向深渊，因此，他们的成员，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者，或许他们中有人本来可能成为智者，但由于不懂政治，也只能将整个国家带向毁灭。

只有那些自幼受过自我控制训练的人才真正懂得政治的要义。

一个民族将其置于自命不凡者的手中，将自己带入由政党分裂而导致的毁灭之途。而政党之争是由于人们追求权力和荣誉，并由此带来的骚乱而引起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大众可能心平气和、毫无嫉妒之心地作出公正判断吗？可能由大众毫无私心杂念地处理国家事务吗？这决不可能。任何计划会因暴民有众多首领而四分五裂，因而将丧失一致性，于是也变得难以实行。

我们就是暴君

只有在绝对专制的统治者的统治下，计划才可以精心设计并恰如其分地向政权的各个权力机构清楚传达。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必然结论：一个国家令人满意的统治方式是那种可以将统治权集中在一个责任人身上的统治。没有绝对的专制，将没有文明的存在，其延续不是经由大众，而是统治者的指导，无论那个人将是谁。暴民是野蛮的，将会在任何可能的机会展示他们的野蛮。一旦暴民将自由握在他们的手中，自由将迅速变为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自身是野蛮的最高表现形式。

那些酗酒动物受惑于杯中之物，狂饮滥用也与所谓的自由同行。那不是我们所走的道路。那些非犹太民众受惑于酒精，他们年轻时受所谓「古典主义」的愚蠢教导，此后却被败坏的道德所引诱——是被我们的代理人，即教师、走狗、豪宅中的管家、牧师、以及那些非犹太人经常光顾的淫荡场所的女人们所引诱。在上述提及的人中，我最后数到的就是那些自愿拜倒在腐败与奢华脚下的所谓「交际花」们。

我们的暗号是：武力和欺骗。只有武力才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取胜，尤其是当它隐藏在政治家的智慧中时。暴力是政权维护其统治的基本原则，而狡诈与欺骗则是其不向新的势力低头让位的根本。这一邪恶手段是一个，并且是唯一能够获得好的结果的手段。因而，为了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必须不能停止贿赂、欺骗与背叛。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毫不犹豫地夺取别人的财产，如果它能移确保我们的统治。

我们的政权，沿着和平侵略之路，有权用不太引人注目、更让人满意的死刑来替代战争的恐怖。而后者又足以维持可以导致盲从的畏惧之心。只有残酷无情的严苛才是政权最强有力的因素：不只是为了结果，也是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坚持暴力与欺骗的策略。与其说那些清算的手段，不如说严苛这一原则本身，使我们大获全胜，使所有其它政权畏惧并屈服于我们的超级政府。只要这一点就足以使得他们明白：对于那些不驯服者，我们是绝不手软，绝不善罢罢休的。

应该终结自由

追溯到远古时代，我们是人群中最早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人。自那时起，这些口号就被那些来自各方的、愚蠢的鹦鹉学舌之人所重复。他们被这些鱼饵引诱，然后将世上真正的福利——个体自由放弃。而在此之前，个体自由是如此得到坚决捍卫，抵御了暴民的施压。那些非犹太民族中自称智者的人、知识分子们，不能理解这些词汇的抽象意义。他们不懂得：事实上，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平等，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大自然本身就造就了头脑、性格的差异以及能力的不平等。也同样无声地，创造了对于自然法则的遵从。毫无疑问，暴民是盲目的，而从中选出的维护规则的新贵们，就政治意义而言，也和那些暴民们一样，是盲目的。那些精通政治的人，尽管本身是个傻瓜，也能统治他人。而那些不擅长此道的，纵然是个天才，也会对政治事务一窍不通。对于这些政治技巧非犹太人毫不重视，但一直以来，恰恰是这些成为一个王朝统治的根本：父亲传授给儿子政治事务的课程，并保证除了王朝成员知道之外，没有其它人知道，也保证不会有人透露给被统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中的王朝更替意义逐步丧失了，这对于我们伟大事业的成功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由于我们那些无知盲目的代理人摇旗呐喊，「自由、平等，博爱」被带到了世界各地。一直以来，这些口号是滋生于非犹太人的蛀虫。其所到之处，终结了当地的和平、安宁和团结，摧毁了这些非犹太国家的政权基础。这一切你们以后会明白，将帮助我们大获全胜：给予我们一个可能，将王牌握在我们的手中——摧毁那些特权阶级。换言之，消灭那些非犹太国家中的贵族阶层。这一阶层是那些国家中唯一能够抵抗我们的力量。一旦摧毁了这些非犹太国家的世袭贵族阶层，我们就能够建立由金钱为主导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贵族阶层。这一新贵族阶层的资格将以财富和教育水平衡量，而财富和教育则掌握在我们的长老手中。

我们的获胜因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简单容易：在和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人发生关系时，我们一直倚重能触动人类最敏感神经的东西，即金钱，还有人类的贪婪、对于物质的无穷欲望。单单使用这些人性弱点中的某一点都足以破坏任何首创精神，因为它能够摧毁人类的行动意志。

自由的抽象意义能够使我们说服所有国家的暴民：他们的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仆人，而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而仆人是可像被用旧的手套一样替换掉。在这些国家中，正是这种可以替换掉人民代表的可能性，赋予我们任命他们的权力。

纪要二

经济战争

迄今为止，对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必须不能使战争产生领土侵占性质的结果：故我们可以发动经济上的全面战争，这样所有的国家都会看到我们在给予他们资助时所展现的主导实力与地位。这种状态将使双方受我们的国际事务计划的支配：我们的计划吸引了数百万双眼睛的关注，并不受任何限制与阻挠，畅行无阻。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权利，将以正义的名义，取消各国民族权利，并会恰恰像这些国家的民法统治他们的民众一样统治这些国家。

我们将严格根据卑屈服从的能力，从大众中选出这些国家的管理者。但他们并不是受过统治艺术专门训练的人，所以将很容易成为我们所玩的游戏中的爪牙。他们被我们那些为数众多，自幼就被培养成为统治世界的智者贤达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些长老智者将成为他们的顾问、专家。众所周知，这些顾问与专家们已经根据我们伟大计划的需要，从历史教训中，选择那些适合这些管理者的信息灌输给他们。那些非犹太人并没有受过客观的历史观察指导，而只是通过因循的理论来统治，而不是严格关注那些随之而来的结果。我们不必在乎他们——让他们自娱自乐吧，直到历史性时光的来临：或让他们永远活在对昔日快乐时光的回忆里。只有用这一目标，才可以持续地通过我们的媒体，掀起他们对于这些理论的盲目自信。非犹太人的知识分子们会因自己掌握的知识而自我膨胀。不经任何逻辑上的论证，他们就会将所有从理论中获取的信息付诸实践，而这些知识、信息都是我们政治代理机构中的专家们匠心独运拼凑而成的，目的就是向他们灌输，使他们倒向我们所需要的思路方向。

破坏式教育

不要假设上述论断仅仅为空话：仔细想想在我们安排下成功的例子：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纳粹主义。对我们犹太人而言，无论如何，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指导方向对于非犹太人的思想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

对于我们而言，高度重视各个国家民族中的思想、性格以及潮流，以避免产生政治与管理事务中的分裂是必须的。我们整个统治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是在前进道路上达到的不同禀性的人组成，所以整个组织成员缤纷各异。如果在实际应用中，不立足现实，总结过去的教训与经验，我们这个体系将会溃不成军，无法取得我们想要达到的胜利。

当今国家，在推动人们的思想运动方面，有一种很伟大的力量，那就是媒体。媒体起的作用就是持续地提出我们必不可少的要求，给予人们发出抱怨声音的机会以及表达和制造不满。正是在媒体上，自由言论才会找到自己的化身。但是非犹太政府还不懂得如何利用这股力量，它已被掌控在我们手中。通过媒体，我们已经获得了影响他人的能力，并使自己隐藏在幕后。通过媒体，我们将「黄金」掌握在手中。我们是历经无数血汗和泪水后获得，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自己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每一位受害者都抵得上一千个非犹太人。但它已经回报了我们。

纪要三

侵略的方法与手段

今天我要宣布，我们的目标现在距离实现还有几步之遥。现在只剩下几小步去跨越：我们长途跋涉的远征马上就要划上它的「象征大蛇」之圆了。我们用「象征大蛇」来象征我们的人民。当这个圆圈结束时，欧洲的所有国家将被锁在它的邪恶之孔里。

当今国家的宪政天秤会很快坍塌。因为我们在建设之初就已经设计好了，没有给予这座天秤很好的平衡，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停震荡，直到穿坏用以环绕的中轴。非犹太人一直深信，他们已将这个天平的各个部分焊接得非常结实，一直期望天平能够达到最后的平衡。但这个

天秤的轴心——那些国王们都被他们的代理人们包围了。这些人像小丑一样在国王身边胡作非为，被难以自控以及不负责任的权力欲弄得发狂。他们将这些欲望归咎于笼罩宫廷的恐怖气氛。因为没有办法接近人民，来到人民中间，向人民妥协让步，所以这些宝座上的君王们不能加强自身力量，来抗衡那些追逐权力的人。我们已经在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最高权力与民众的盲目力量之间制造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以至于双方都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就像盲人和他的拐杖，一旦被分开就谁也派不上用场。

为了激起追逐权力者滥用权力，我们塑造了互相对立的各方势力，粉碎他们朝向独立的自由倾向。为了达此目的，我们激起了各种形式的冒险精神，武装了所有的政党，为每一种野心树立权威作为目标。在这些政府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竞技场，各种混乱的、令人迷惑的议题在此辩论。而混乱与破产却是普遍的。

那些不知疲倦的喋喋不休，已经使议会和政府的诸多会议变成了口才表演比赛。厚颜无耻的记者和传单小报发放者每天扑向执政的官员。权力的滥用将是使所有机构走向覆亡的最后助推器。在疯狂的暴民打击下，所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贫穷是我们的武器

各国的民众都将前所未有地被贫穷牢牢禁锢。他们过去被奴隶制和奴役禁锢。他们也许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摆脱这些禁锢，但对于饥饿和贫困却永远无法摆脱。我们在宪法里包含了给于大众虚幻却不切实际的权利。所有这些所谓的「人民权利」只是存在于一种理想中，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永远都无法实现的理想中。尽管记者们一齐用好听的话胡乱涂抹；但无产者在宪法中一无所获，而仅仅得到那些俗套的同情。而这些不过是我们堆积在文稿里的漂亮辞藻，用于换取对我们专政的投票支持，或是为了换取支持那些被我们安置在权力位置上的人，我们政治机器的仆人。那些被沉重的苦难压弯了腰的无产者劳工们，权利对他们而言又是甚么呢？共产主义对于穷人权利的争取不过是一抹讽刺，因为他们必须整日无休的劳作，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使用这些权利的现实机会。相反，是给了另外一些势力剥夺他们固定收入保证的

机会，因为这些势力使他们被迫依赖于由同志们煽动的罢工，或是因他们的主人关闭工厂而被驱逐。

支持共产主义

在我们指导下的人民已经废除了贵族阶层，而这一阶层曾经是对他们自身优势起到保护的唯一力量。这种优势曾紧密地与人民的福利维系在一起。但如今，随着贵族阶层的废除，人民已经落入那些残酷无情、嗜金如命的流氓手中。这些流氓为工人的脖子套上了冷酷无情的沉重枷锁。

而我们是作为宣称将工人阶级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大救星而出现的。我们建议他们加入我们的战壕——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我们通常是根据我们的社会纲领给予同盟兄弟般的支持和帮助（根据国际主义这一原则）。根据法律享用工人劳动的贵族阶级，很高兴看到工人们吃饱、健康和强壮。但我们却对这一反面感到兴趣——即非犹太人的逐渐减少，直至灭绝。我们的权力在于制造慢性食物匮乏、体力衰弱。因为只有这样，才表明他们不过是我们意志的奴隶，将永远既无体力又无精力来反抗我们的意志。饥饿创造了资本统治工人阶级的权利，这一权利远比国王赋予贵族的法定权利更有保障。

通过饥饿贫困引起的嫉妒和憎恨，我们可以动员暴民，并借他们之手来铲除一切挡住我们道路的人。当我们统治全世界的君王即将登上宝座的时刻，同样是借他们之手将那些所有将成为我们障碍的人清除掉（圣经里的反基督者）。

除非由我们的专家们所提供的建议推动，非犹太人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因而他们意识不到：当我们的统治王国来临时，会立即采纳一个迫切又必需的方案，即在各国学校教授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人类生活与存在的结构本身需要劳动分工，因而也相应有了阶层和地位等级的划分。人所共知的根本常识，正是由于人类活动的目标不同，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平等。那些损害整个阶层的行为，是不可能与那种除了损害自己声誉以外、没有损害其它人的行为，在法律面前担

负相同责任的。这一没有容许非犹太人详细了解的真理会向全人类表明：社会地位与工作是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圈子里的。这一点将不会成为人类痛苦的根源。痛苦只会起源于个体被号召去做的工作与其所受的教育不相匹配。通过对这一真理的认真研究，人们会自然屈从于权威，并接受政府对他们职位的安排。而在目前，由于那些误导性的鼓动以及人民自身的愚昧无知，他们只是盲目地相信媒体所说的一切，开始推崇一种对于所有高于自身阶层的地位身份的盲目憎恨。人们对于阶层与地位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

犹太人将是安全的

这种憎恨将被一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这种影响会使贸易停止、工业停滞。我们将通过所有的秘密手段，并借助于掌控在我们手中的黄金，创造一种普遍的经济危机。其所及之处，将自发地把欧洲所有国家的工人组成的暴民赶上街头。这些暴民将会兴奋地杀死那些他们自幼嫉妒憎恨的人，并掠夺他们的财产。

我们的人将不会被触及。因为我们清楚攻击的时辰，因此将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人。

我们已经表明那一进程会把所有的非犹太人引向理性自治。我们的专制主义将会是精确无误的。因为它知道，通过睿智的惩罚就会平复暴乱，使所有机构体制下的自由主义麻木。

大众一旦看到各种对它的退让、妥协以及纵容，就会同样以自由的名义想象自己也成了统治的君王，并通过血而腥风获得权力。但它很自然地像其它盲人一样，也将遭遇一系列障碍。大众急切地想找到一个「导师」，再也没有返回从前状态的念头了。他们将全权代表的权力置于我们的脚下。记得法国大革命吗？是我们赋予其「伟大」之名：它的所有秘密准备，我们都洞晓尽知，因为它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之手的创作。

自那时起，我们就引导人民从一个觉醒到另一个觉醒，因此，最终他们将转而拥戴「锡安之血」的「专制之君」——我们一直为统治全世

界而准备的君王。

目前，作为一种国际力量，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因为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就会受到其它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正是非犹太人的厚颜无耻，恃强凌弱，对于错误毫不留情，对罪行沉溺其中，不愿意承担一个自由社会体制内的冲突，但对于专横强悍的专制主义暴力下的殉难却极为慷慨——这些品质帮助我们取得独立。非犹太人民如此默默地遭受痛苦，并忍受如此之多的凌辱与虐待，他们之中受苦最轻的也会想要砍掉二十个君主的脑袋了。

甚么可以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大众对于被统治下发生的同类事件奇怪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态度。

可以由下面的事实解释：这些独裁者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向民众们暗示：通过这些权力的滥用，对政府施加侮辱与伤害——这么做是为了最高统治目的，为了保证人民福利，确保国际兄弟间的友谊、团结和权利平等。当然：他们不会告诉人民这种联合只有在我们的统治下才会实现。

于是人民开始谴责正义，为罪行开脱，并试图说服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由于这种事态，人们开始破坏任何一种社会稳定，在每一阶段制造骚乱。「自由」一词将产生这样的社群：人们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力，反对任何权威，甚至反对上帝和自然法则。由于此种原因，当我们形成统治王国时，必须从日常生活中的词典中将这一词汇抹去，因为它意味着一种野蛮暴力的准则，而这将把暴民们变成嗜血的野兽。

当然，这些野兽，在每次喝饱了鲜血的时候就会再次陷入昏睡。在这种时候，它们是很容易被钉上枷锁的。但如果不再喂鲜血时，他们将不再入睡，会继续挣扎反抗。

纪要四

现实主义替代宗教

每个共和政体都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的阶段往往充满了早期的、由盲目的暴民掀起的疯狂。这些疯狂情绪被撒落得遍地皆是。第二阶段是蛊惑人心的煽动，从中产生了无政府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主义——不再是合法和公开的、负责任的专制主义，而是隐蔽的、又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掌控在几个秘密组织手中的专制主义。这些秘密组织的行为更加无耻，因为它们躲在幕后，在各种各样代理人的背后操纵。变革不仅不能对其施加有害影响，实际上通过这些持续的变革反而拯救了它，助长了秘密势力。为了获得长期服务的回报需要不断扩大资源，从而不断对其进行改变。

谁将推翻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准确地说，这种力量就是我们。非犹太共济会只是盲目地作为我们目标的屏障，但我们的行动计划，甚至它的辅助力量，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都将是个未知的谜。

我们将摧毁上帝

但自由也许是无害的，并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它对人民的福利并无损害，如果它是建立在对于上帝的信仰以及对于人类的兄弟情谊之上，并和平等的概念没有任何关联。平等总是被造物主的自然法则否定，因为这些法则创造了服从的概念。带有这种信仰的人民可以被一种祈祷的信仰所统治，可以自愿顺从并麻木地听从精神大师的指引，听从自然之神对世间不平等地位的安排。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摧毁所有信仰的必然理由。摧毁非犹太人其有「上帝——思维」倾向的原则与精神，并在他们的大脑中植入数理分析和物质需求。

为了使非犹太人无暇思考以及重视宗教，必须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工业和贸易。这样，所有的国家都将被追求利润的欲望而吞没。在对利润追求的竞争中，他们将忽略共同的敌人。同样，为了使自由一劳永逸地彻底瓦解，并摧毁非犹太族群的力量，我们必须将工业置于投机的基础之上：即使所有工业制造出来的东西必须流通，并为投机所用。也就是为我们所用。

对于优越性的激烈竞争以及散布到经济生活中的恐慌将会创造一个清醒、冷漠、又残酷无情的族群。这样的族群将孕育一种强烈的对上层

政治和宗教的厌恶情绪。他们唯一的目标是利润，也就是黄金。他们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拜金教信徒；因为黄金将为他们带来物质上的愉悦。于是那一时刻便会到来：不是因为获得了好处，甚至不是为了赢得财富，仅仅出于对上层特权人士的憎恨，非犹太人中的下层阶层将追随我们的领导：反对我们的权力竞争对手，即非犹太人中的知识分子。

纪要五

专制主义与现代化进程

在一个腐败到处蔓延；财富只是被一小部分运用聪明狡诈欺骗手段的人获得；散漫盛行：道德仅仅靠严厉的惩罚以及法律来维持，而不是通过自愿接受的原则：对于信仰及国家的情感仅仅是被强迫遵守的社群；应该采用甚么形式的管理制度呢？如果不是采取我稍后将描述的专制主义，还能用甚么形式来统治这样的社群呢？我们必须创造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以将社群中的所有力量牢牢抓在手中。我们必须用新的法律来全面控制臣民们的所有政治生活。这些法律将逐步收回非犹太人所容许的纵容以及自由。我们的统治王国将以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专制主义而著称，即随时随地把那些在言行上反对我们的非犹太人干掉。

你们也许被告知，我所提及的这样一种专制主义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进程，但我会证明它符合这一进程。

当人民把王位上的君主纯粹看作是上帝的意旨安排时，他们毫无怨言地臣服于君王的专制权力：但自从我们将关于自身权利的概念潜移默化引入他们的大脑后，他们便开始将这些王位上的占据者视为普通的生物了。在他们的眼中，这些所谓的上帝选民额头上神圣的油膏开始脱落下来了。同样，当我们清除掉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时，国王们的权力开始被抛掷到大街上，落入公共权力的手中，而这一切已经被我们掌控。

被谎言领导的大众

通过智慧地运用理论和措辞，巧妙地调整与规范大众的共同生活以及各种奇思怪想。这一指导大众和个体生活的艺术——非犹太人一无所知，同样只属于我们智囊库的专家。我们一直致力于培养专家们的分析、观察以及细致入微、工于算计的能力。在这些技能方面，我们是没有对手的。在政治行动谋划与团结方面，也同样无人能及。耶稣会也许能和我们媲美，但我们已经设法使他们在没有思考能力的大众眼里成为一个公开组织，我们自身却一直将组织藏在幕后。对于所有的世界统治者，无论是天主教皇，或我们的锡安之王，都是这么做的。但对于我们，上帝的选民而言，这远非一个可以漠不关心的事情。

我们也许一度成功地和全世界的非犹太人达成了妥协。但从这一危险中，我们通过存在于这些非犹太人之间的不和稳固了自身地位。这些不和的根基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永远也不能够被彻底清除。我们已经挑拨他们为了私人或国家的恩怨而彼此争斗。比如，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的进程里培养起来的宗教或种族间的相互憎恨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这就是为甚么单独一个国家如要扩张武力，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支持的原因。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必须牢记，任何反对我们的和约或协议对自己都毫无裨益。我们太强大了——我们的力量无法抗拒。没有我们的秘密插手，任何国家之间连一个微不足道的协议部不可以私下达成。

「正是通过我，国王才可以坐稳他的王位」。我们是上帝亲自挑选的来统治全世界的人，这一点早已经被大师预言。上帝已经赋予了我们与这一重任相匹配的天赋才智。尽管身处敌对阵营的天才们仍在反对我们。但即使如此，后来者是与前任所无法比拟的：我们之间的斗争会无比残酷，这场斗争是史无前例的。唉，他们阵营的天才来得太晚了。所有国家的统治机器是由引擎来推动的，这一引擎就在我们的手中。这些国家机器的引擎就是——黄金。由我们长老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很早就将桂冠授予了资本。

垄断资本

资本，如果是用来自由合作，必须能够自由垄断工业和商业：这一点已经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付诸实施了。这一自由将给

予工业界的人政治力量，并能帮助他们压迫人民。如今，卸掉人民的武装远比引领他们发动战争重要得多：利用迸发火苗的民众激情为我所用远比扑灭他们更重要。我们作为指导者的宗旨在于：通过批评来削弱公众的思想；将他们从严肃谨慎的、可以产生反抗的思考中引开；将他们的思维力量分散，引向一场空洞虚假的舌战！

世界上各年龄的人民都喜欢花哨的辞藻。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一场场上演的「秀」很满意，却很少暂停下来去思考：在公共领域，诺言是否得到了履行。因而我们应该建立表演机构：并证明它们对于我们的计划将带来裨益。

我们应该给各党派、各势力贴上「自由主义」的虚假外貌，应该赋予这一假象一个「自由辩论者的声音」的特征——他们说得太多了以至耗尽了听众的耐心，并产生了对于辩论的厌恶与憎恨。

为了使公众的意见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必须表达各方的观点，以至于有太多互相冲突对立的观点使他们感到困惑，并且对于这些观点的讨论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足以使非犹太人在这样复杂的迷宫里不知所措，并逐渐明白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政治领域没有任何观点，因为这些政治事务都不是公众有能力理解的，这些只有指导公众的人才可以理解得了。这是第一个秘密。

我们统治成功的第二个秘密要素包含以下内容：从生活习惯、激情、国民生活等各方面大幅度增加民族挫折感，以至于他们在相应的混乱中迷失方向。这一措施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服务我们，即在各党派中种下不和谐的种子，解散各种仍不愿意屈服于我们的集体势力，并打击各种可能以任何程度阻挡我们事业的个体创造性。没有任何东西比个体创造性更具危险性的了：如果其背后隐藏着天才，这种创造性可以胜过我们已经撒下不和谐种子的成千上万人的能量。我们必须如此指导非犹太人种群的教育，以便无论何时他们需要创造性时就无可奈何地放弃。产生于自由行为的张力，当遇到另外一种自由时会削弱。从这种冲突中，产生了严重的震惊、清醒与挫败感。通过所有这些手段，我们必须解除非犹太人的武装，乃至他们被迫提供给我们国际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我们不使用任何武力，逐渐吸收世界各国的武

力，并建立一个超级政府。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可以称之为怪胎的超级政府以替代当今各国统治者。它的手像蟹螯一样无所不及，它的组织如此庞大，以至于征服任何一个国家时都绝不会失手。

纪要六

征服技巧

我们必须迅速着手建立庞大的垄断机构；储蓄巨大的财富；甚至非犹太人的巨额财富也依赖于此，以至于一旦所属国家的信誉在遭受政治打击后跌到低谷，他们的财富也随之同归于尽。

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经济学家，请对这种垄断的重要性给予评估！

我们必须用每一可能的方式；成为所有自愿臣服我们的人的保护者和施惠者；来发展我们的超级政府的重要性。

非犹太人的贵族们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已经消亡了。我们不必再把他们当一回事；但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仍会对我们有害，从下面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他们可以靠赖以生存的资源自给自足。因而不惜任何手段剥夺他们的土地是必须的。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提高他们土地财产的税赋来达到。这些措施检查土地拥有的情况，使他们处于一种卑微的状态并可以达到无条件的服从。

这些世袭的非犹太人贵族，自幼就不能够接受他们所得比别人少，会立刻愤怒并继而自取灭亡。

必须奴役非犹太人

在我们必须大规模主导商业和工业的同时，首要并迫切的是控制投机。投机是与工业唱反调的角色：投机业的缺失会增加私人手里的资本并通过解放那些欠上地债的人而恢复农业。我们想要的是，工业应该从土地里既榨干劳动力又可以榨干金钱，于是将所有的非犹太人投入无产者的境地。非犹太人将仅仅为了生存权利而向我们低头臣服。

为了完成对非犹太人工业的毁坏，我们应该发展对于奢侈品的投机行为，推动那种可以吞噬一切的对于奢侈品的贪婪需求。我们应该提高工资水平，但这不会给工人们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我们也借农业和畜牧业的衰退为由，提高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水平：我们必须进一步有技巧地削弱生产数据来源，通过使工人们习惯于无政府主义和沉溺于酗酒；齐心协力采取所有手段从地球上灭绝所有非犹太人中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的势力。

为了避免在恰当的时机之前，让那些非犹太人醒悟过来，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必须将上述行为掩藏在服务于工人阶级的热情与政治经济学伟大原理的面具之下。那些经济学原理都蕴含着激情四射的宣传。

纪要七

世界范围的战争

军事设备的强化，警察力量的增加——都是完成上述伟大计划的必需。我们必须达到的目的，是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除了我们自己，就剩下无产阶级民众和少数忠诚于我们的百万富翁以及警察和士兵。

在整个欧洲，以及通过和欧洲的关系，在其它大陆也一样，我们必须创造敌人、不和谐以及敌意。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双倍的优势。首先，我们和所有国家保持联系，因为他们将知道我们有那种力量，想甚么时候制造混乱就制造混乱；想甚么时候恢复秩序就恢复秩序。所有这些国家都习惯于将我们视为必不可少的遏制力量。第二，通过我们的阴谋，应将所有我们触及到各国内阁中的线索籍经济条约或债权纠缠在一起。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谈判和签署协议时运用高度的狡猾与渗透功夫。但要避免被视为所谓「官方语言」，我们必须使用相反的策略，戴上诚实与自我满足的面具。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受我们教导、只关注事物表面现象的非犹太人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将继续将我们视为人类的施恩者和大救星。

世界大战

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就发动战争。如果他们敢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就发动世界大战。

政治斗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其计划的秘密性：外交家们永远是言行不一的。

我们必须驱使非犹太人政府按照有利于我们严密设计的、已经接近终点的计划，通过由我们代表的「公众意见」并通过所谓「伟大力量」——媒体的推动，采取行动。这些媒体，除了少数几个还没有和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其余的已经完全掌控在我们手中。

总而言之，为了总结我们钳制欧洲非犹太人政府的庞大体系，我们必须向他们其中的一个实施恐怖行为以展示实力。并且，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必须借美国、中国或日本的武装力量。

纪要八

临时政府

我们必须利用所有反对者可能雇佣的力量来武装自己。必须从法律词典表达的任何一个角落以及棘手的问题搜寻证据。因为通过那些案例，我们可以渲染那些看起来极端无耻和不公正的判决，这些判决结果将被用来将最高道德原则嵌入法律的形式。我们的指导委员会必须将与之打交道的各种文明力量环绕在自己周围，必须将政论家、法学家、管理者、外交家，和那些在我们的专门学校里接受超级教育培训的人环绕在自己身边，他们熟知社会背后运作的秘密规则，知道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熟谙人性的所有阴暗面：所有非犹太人的倾向、缺点、邪恶以及品性，各阶层的状况与特性。勿需再提那些权威们的才华横溢的助理们了。他们将不会从非犹太人中选出，因为非犹太人的助理们已经习惯于不加思考地执行任务，从来不思考任务的目的是甚么，更不会考虑这些任务是为了甚么。他们的服务要么出于唯利是图，要么为了实现个人野心。

我们必须把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环绕在我们政府的周围。这也是为甚么经济科学形成了犹太人教育的主要目标。在我们周围将是所有银行家、工业家和资本家的荟萃——最主要的是百万富翁，因为从本质上而言，所有事情都是由金钱的数额说了算的。

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可以将权力置于那些过去的名声如此不堪、以至于和人民之间有道鸿沟的人手中。直到没有任何风险时，才将管理职责赋予我们的犹太同胞们。为了杜绝他们不服从我们的可能性，必须使那些人受到刑事审判或消失——这样是为了使他们在最后一息都在捍卫我们的利益。

纪要九

再教育

在应用我们的原则时，需注意那些你所生活和采取行动的国家的国民性格：除非当地的人民根据我们的模式被重新教育，同化的普及不会成功。但通过谨慎地潜移默化，你将发现不超过十年，最顽固的性格也会改变。这样，我们将在那些已被我们征服的民族里新增一个民族。

当进入我们的权力王国时，关于自由的词汇，实际上这些词汇是我们共同的口号；也即「自由、平等、博爱」，将会被改变为不再是一种口号，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达，也就是改变成「自由的权利、平等的职责，博爱的理想」。这就是我们如何来发挥它们作用，——我们就可以通过掰住牛角而制服牛。事实上，我们已经除掉了除我们之外的所有统治力量，尽管法理上还有很多。现在，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那只是在我们的控制下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反犹运动以帮助我们获取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控制权。我不想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内部也引起了反复争论。

犹太超级政权

对于我们而言、没有力量可以遏制约束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超级政府存在于超法律的状况下。这一状况可以用充满活力、强有力但可以接受的词汇来描绘，即专制主义。我有机会能够很清醒地告诉你们，在恰当的时机，我们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将实施判决。我们会毁灭也会宽恕。我们作为所有人的首领将登上领袖的座骑。我们通过意志的力量来统治。因为在我们手中是一个曾经强有力的执政党的碎片。现在这个党已经被我们打败征服。我们手中的武器是无限的野心、燃烧的贪欲、残酷无情的报复，憎恨与邪恶。

那些吞噬一切的、盛行的恐怖活动正是出自我们之手。我们的智囊库中包含了持各种观点、各种主义的人；像保皇派、煽动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乌托邦幻想者等等。我们已经将他们全部收编，以实现我们的任务：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厌倦了当权者最后一丝残余威权，全都致力于推翻所有现存的社会秩序。这些活动使所有国家都备受煎熬与折磨。他们敦促宁静，准备牺牲一切来换取和平。但在这些国家没向我们臣服，并公开承认我们的超级政府之前，我们不会给予他们和平。

人民已经为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必要性而通过国际协议掀起了怒吼。党派的四分五裂已经使他们落入我们的手中。为了开展一场竞争，必需金钱，而金钱已经被掌控在我们手中。

我们也许有理由担心「头脑清楚」的非犹太人国王与非犹太人暴民之间的联盟，但我们已经采取必需措施反对这样的可能性：在而种势力之间已经树立了一种互相恐惧的堡垒。通过这种方式，人民盲目的暴力成为了我们的支持力量，而我们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一个领袖。并且，在引向我们目标的道路上指导他们前进。

为了避免暴民的力量脱离我们的指导之手：我们必须时常和他们亲密交流。即使我们不是真正地亲力亲为，也可以在任何程度上通过某些最信得过的兄弟。当我们被承认为唯一的权威时，我们可以亲自和人民在集市、街道上讨论，并且可以很睿智地教导他们探索政治问题，以至于使他们朝着符合我们指引的方向走。

谁来监察乡村学校传授的内容？一个政府或国王特使的话会被立即传遍全国，因为它将被人民的声音广泛传播。

为了铲除非犹太人的机构与体制，我们已经用诡计和机敏接触他们；已经掌握了推动机制运行的源泉。这些源泉本处于严格而公平的秩序中；我们已经用骚乱的自由主义牌照替代了他们。我们已经将手伸入法治、选举、媒体以及个体自由，尤其是伸入到教育领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石。

基督教青年已被摧毁

通过用我们所知的虚假的理论和原则来培养，我们已经愚弄、迷惑和腐化了非犹太人的青年。

我们对现有法律并未进行充分的修改，而只是通过歪曲其含义将它们变为自相矛盾的种种阐释。我们已经通过只求结果的方式树立起了法律崇高的形象。繁琐的阐释掩盖了法律的真实含义。这一事实正是这些结果的体现：于是这些阐释完全将法律从政府的视线中隐藏起来了。因为从盘根错节的立法中真正理解法律意义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是仲裁理论的起源。

也许你会说，在我们的时机来临之前，非犹太人猜到了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武装力量会强大起来遏制我们；但在西方，我们已经反击了这些——一种让最强悍的人都会感到胆战心寒的恐怖策略——那些地下组织、宗主国、秘密势力，在我们统治的时刻到来之际，都会被驱赶到所有的资本背后。从那时起，这些资本将会随着它们的所有机构和档案灰飞烟灭。

纪要十

为登上统治之位做准备

今天我就之前曾经说过的再重复一次。我请求你们记住：各国政府和人民只是对于政治的表像满意。事实上，如果非犹太人的代表们竭尽

所能享乐，他们又如何能洞察到事物表面下的真相呢？对于我们的政策而言，察知这一细节具有重要的意义。考虑到财产、住宅、税收对于权威的分化是非常重要的。（隐形税收的概念也即法律的折射力量）。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应该在人民之前直接并公开提及。为了避免被提及，它们必须不被分门别类地定义；只有在我们知晓当代法律的基础之上，在不透露细节基础上宣布。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不去定义一个原则，我们就可以留有余地，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删除这一点或抹掉那一点；如果都被分门别类地清楚定义的话，在他们看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暴民对政治精英的力量情有独钟，并以崇敬的态度接受他们的暴力行为：「哦，无耻。是的，的确无耻，但做得多英明啊！一个阴谋，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的话，但手段玩得多法高明，多么高超！多么大胆无耻的野心。」

我们的目标——世界权力

吸引所有国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结构，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谋划的项目。这是我们为甚么把武装自己、储备力量作为首要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人积极分子中的极端厚颜无耻和不可阻挡的精神力量会清除我们道路上的障碍。

当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必须告诉各族人民：所有一切都很糟，一切都经历了艰难和困苦。我们已经摧毁了你们痛苦的根源——国籍、边界、货币差异。但在你们试验我们提供的一切之前作出任何评判，那会是个公平的评判吗……这时暴民们全体一致的会在一个希望与期待的胜利中抬起我们并高举在他们手中。选举，我们发明的工具，将使我们坐上世界的王位。我们要教育世界上哪怕最小的团体都以集会投票的方式决定问题。这将帮助我们达到目的。

为此，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不分阶级和身份的选举权。这样就可以建立远超过少数有较好修养和思考能力的富裕阶层的绝对多数优势。通过这种方式，通过反复灌输一种个体重要性的意识，我们摧毁非犹太人家庭观念以及教育价值观，去除个体意识分裂的可能性。因为对于

暴民而言，因受我们操纵而不会被带到前台，也不会被给予倾听的机会。他们已经习惯听从我们，只要我们为他们的驯服和注意力付出了代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创造了一个盲目、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没有我们指派的领袖指导之下将不能动弹。人民会向这种政权臣服，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些政权的领袖决定了他们的收入、奖金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统治大纲应该产生于一个大脑，因为如果允许其分裂成小块落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就不会被紧紧地钉牢。对于行动计划有清醒的认识是允许的，但不要去讨论它，以免干扰其艺术性、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每一句话秘密含义的实际力量。通过选举等这类耗费气力的方式去讨论和更改是给它盖上所有推论和误解的印记，而那是不能看透它的密谋的深度和关联性的。我们想要使我们的诡计强而有力并适当的调配。因而我们不应将天才指导大师的杰作抛掷到暴民犬牙之中或者甚至是一个挑选的公司。

这些阴谋将不能推翻现有的体制；只是影响他们的经济生活，随之影响他们整个活动进程。这些将会被引导至我们计划中的道路上来。

自由主义的毒药

所有政权都存在看似各种名称命名的相似的东西。代表、部门、国会、国务委员会、立法和执法机构。我不必向你们解释这些机构之间关系的机制，因为你们都清楚这一点。只是注意上述的每一机构都相应地担负着国家的某一重要的职能。我请求你们注意我所说的[重要]一词，是用于修饰[功能]而不是[机构]。所以不是这些机构，而是他们的功能重要。这些机构已经在内部分割了政府所有的功能——行政、立法、执行，这些功能就像人体的器官一样运转。如果我们伤害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位，国家就会生病，而且.....将会死亡。

当我们把自由主义的毒药引入一个集权国家的有机体时，它的整个政治结构就会经历一次变化。政权就会被致命的疾病——血液病——缠绕。等待它的只有垂死挣扎的结束。

自由主义产生了宪政国家。这些国家取代了非犹太人的唯一保镖——即专制主义。而宪政除了是一个大杂烩——误解、争吵、异议、无用的党派挑衅，攻击的杂烩外甚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消耗国家力量的聚合体。这些「夸夸其谈」者的讲坛，一点也不比媒体差，已经不遗余力地将统治者们的谴责得无能又无力，并因而使他们显得无用又多余。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国家君王们被废黜而实行共和体制的原因。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用一个临时政府替换了原来的统治者。用一个从暴民中选出来，从我们的傀儡、奴隶中选出来的总统作为政府首脑。这就是我们埋在非犹太人民中的地雷。我更愿意说，是埋在非犹太各民族中的地雷。

我们任命总统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确立总统的职责。

到那时，我们必须能够让傀儡们履行职责时不拘泥于形式。如果那些争先恐后争夺权力的人的圈子被削弱缩小，如果出现难以找到合适的总统人选的僵局——这种僵局会最终解散这个国家，当这些情形出现时，我们还担心甚么呢？

为了使我们的计划达到这一结果，必须安排选举，支持那些在过去有不光彩历史、隐藏的瑕疵或其它问题的人作为总统——这样，在完成我们计划的过程中，这些担心秘密被揭露，或想保持特权、优势与荣耀的总统候选人就成了有利用价值的工具。职能内阁将会选举、保护总统，并为总统作出掩饰，但我们可以获得推出新法或更改现有法律的权利，因为这项权利将被赋予我们的傀儡。自然地，总统的权威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攻击，但我们会给他提供一种自卫方式通过赋予他权利向人民呼吁，越过他们代表的头顶人民直接地去决定。除了这些，我们也必须赋予总统宣战的权力，必须捍卫这一最高的权力，理由是总统作为国家所有军队的统帅，出于捍卫新的共和宪法的需要，必须可以自由支配军队。而这一权力也恰恰是其作为宪政的合格代表的体现。

神龛的钥匙掌握在我们手中，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别人可以指导立法，这种情形是很容易理解的。

除了这些，我们应该在新共和宪法的指导下，从内阁中取得执政措施、保守政治机密、安插秘密代理人的权力。并且，我们必须通过新宪法，将代表数减至最低，继而相应分批地减少政治热情。如果对政治的激情仍熊熊燃烧，尽管这是最不希望出现的，我们必须通过煽动大众的吸引力而使他们无能为力。通过总统，我们可以任命内阁和议会的首长。我们可以将议会周期缩短至几个月，而不是连续的会议周期。并且，总统作为执行权力的国家元首将拥有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利。但为了避免这些行动——对于我们的计划来说是不成熟的——的后果在本质上是非法的，这些行为不应该由我们所安置的总统们来行使。我们将怂恿大臣们和其它总统内阁高级官员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取消那些安排，通过这些作为，他们将变成我们的替罪羊……这一角色要通过参议院、国会或部长会来上演，而不是通过个别官员。

总统会在我们的支配之下阐释现存法律的意义。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进一步使其无效。除了这些，他有权提议临时法令，甚至在政府宪政工作中启动新的立法，这都是以整个国家的最高福利为出发点的。

我们将摧毁宪政

利用这些手段，我们即可获得蚕食、破坏的力量。当我们大权在握时，就不得被介绍至这些国家的宪法中，为神不知鬼不觉废除每一种宪法做准备，接下来就是将每种政府形式变为专制主义。

在宪法被摧毁之前，我们的专制君主将被认可；这种认可将在各国人民对胡作非为感到痛苦厌倦和无能为力时来临——我们可以为他们的统治者作出安排，这一安排可以大声宣告：他们被赶走了，赋予我们的将是一个统治全球的君王。他将我们团结起来，摧毁一切混乱的根源——国界、国籍、宗教、国债——将带给我们和平与安宁。而这一切，我们从自己的统治者和议员们那儿是找不到的。

你们熟知的是，为了使所有国家表达这些愿望，必须挑拨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用分歧、憎恨、斗争、妒忌乃至刑律、饥饿、疾病和欲望彻底耗尽人性，以至于这些非犹太人感觉没有别的出路，唯有躲入我们用金钱以及其它的一切所塑造的避难所中。

如果我们予以这些国家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一直渴望的时刻就很难有机会来临。

纪要十一

极权主义国家

国务院一直都被作为统治者权威的强有力表达。作为立法机构「做秀」的角色，它亦可以被称为统治者法律法令的阐释委员会。

新宪法的建立过程中，我们应该（1）用向立法机构提议的掩饰方式来制定法律，树立公平与正义形象；（2）用一般规定、议会程序和国务院决议法案的方式来设立总统令，（3）用政权内变革的形式促使一个合适的时机出现。

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流程样本，我们将拥有这些组合手段的所有细节，通过它们，我们将在那些国家按照我们的方向利用国家机器完成革命。通过这些组合，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道德自由与选举权，还有其它所谓的自由和权利必须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或在新宪法颁布之后经历根本的改变。只有此时才是立即宣布我们的规则的最佳时机。因为滞后的话，每一引人注目的改变都是危险的。理由如下：如果这种改变是以严苛的形式，并带有严厉与限制的意味推出的话，会导致对新变化的恐惧而产生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如果推出了被认为进一步纵容的措施后，将会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承认了错误，这会破坏我们的权威绝无谬误的威望感，或者认为我们张皇失措，被迫摆出投降的姿态，且对于这一点，我们得不到任何感谢，因为会被假设成义务性的举措。两种方式都将有损新宪法的声誉。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在新宪法颁布的那一刻，当全世界人民还在为革命的后果瞠目结舌时，还处于恐惧与不确定的状态时，他们必须立即意识到我们是如此

强大，如此不可阻挡，权力无限，以至于我们根本就不会把他们当一回事，更不可能去关注他们的观点或愿望。我们已经准备好，并且有势不可挡之权力，随时随地粉碎所有的愿望或宣言。我们已经掌控想要的一切，绝对不可能用它们分裂我们的力量——于是，在恐惧和战栗中，他们会对一切闭上双目，坐等世界末日的来临。

我们是狼

非犹太人是一群绵羊，而我们则是要干掉他们的狼群。你知道当狼群控制住羊群的时候，将发生甚么？

还有一个令他们闭上双眼的原因：因为我们将保持这样一个承诺，一旦赶走了和平的敌人并驯服各派后会还给他们所有的自由。

而他们将被迫期待多久才可以等到归还自由？这点不值一提。

那么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发明了这整个策略，并将它们灌输到非犹太人的头脑中，同时又不令他们去审视潜在意义的机会？如果不是为了迂回曲折，又到底出于甚么目的，让我们这些分散的同胞不是直接找到到达目的地的道路？正是这点构成了我们创建秘密共济会组织的基础。它们不为非犹太人所知，甚至也没有受到他们的怀疑。这些非犹太人的羔羊受我们的吸引，进入到共济会的「表演」场所，目的就是为了让迷惑他们的同胞。

上帝赋予我们，即他的选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天性。而这一在所有人眼中看起来是我们弱点的特性，却释放出我们所有的力量。而这力量已将我们带到统治全世界的权力门坎中。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在业已建立的基础之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十二

控制传播渠道

「自由」，这个可以以很多方式阐释的词汇，被我们定义如下：

自由是去做法律所允许的事情的权利。这种阐释将在适当的时机服务于我们，因为所有的自由将被掌控在我们手中。既然法律将根据我们的伟大计划废除我们不想要的，或创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将以如下方式来和媒体打交道：今天的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甚么呢？它在必要的时候，为激起并煽动我们所需要的激情而服务。或者，它为党派的最终私利而服务。它通常是歪曲的、不公和虚假的。大多数公众并不清楚媒体到底为谁服务。我们可以用一根很紧的缰绳来控制它：可以利用所有媒体产品来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沦为宣传册和书籍的攻击目标的话，将有一种清除所有媒体攻击的愿望。在当今，由于审查的必需性，宣传品的生产变成了一种需要昂贵花费的资源。我们可以将其变成我们政权的一项丰盛收入来源：可以征收一种特殊的印花税，并在任何媒体机构或出版印刷机构获批之前，要求他们缴纳保证金。这将保证我们的统治不会这受任何来自媒体方面的攻击。任何意攻击我们的企图，除了上述措施之外也极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罚款。诸如印花税、保证金和罚款会给政府带来巨额收入。党派机器将不遗余力将大笔花费用于宣传，但如果面对第二轮攻击时，我们就保持缄默了，没有人因为指责我们政府而受惩罚，那么停止干顶一切出版物的呼吁就没有机会和理由煽动大众。我请求你们注意，那些进行攻击者也是由我们建立的机构，但它们所攻击的都是那些早就被我们决定要彻底进行改变的方面。

任何不受我们控制的宣传都不会传给公众，现在这点已经被我们实现。因此，所有新闻也只有被少数几个机构接收，由这些机构在世界各地集中起来。这些机构将被我们完全掌握，只按照我们的授意进行宣传。

如果我们已经对非犹太人熟悉到如此程度，即他们都通过我们加在他们鼻梁上的有色眼镜来看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如果再也没有一个国家为我们获准注入这些非犹太傻瓜所称的国家秘密而铺设障碍时，到那时，即我们代表我们的全球之君被公认为世界超级君主之时，我们的地位又是如何呢？

让我们重新回到「出版印刷的未来」这个话题上。任何一个想成为出版者、图书馆长或印刷商的人，都必须有义务提供许可执照，一旦犯有任何错误，就立即被没收。利用这些措施，思想这一工具将成为被我们的统治指导教育的手段，我们的统治将绝不允许有关进步福祉的偏门思想与幻想分裂误导大众。我们还有谁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关于进步福祉的幽灵将是直接引向那些可以在人类自身以及对抗统治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愚蠢幻想，因为进步，或有关进步的念头，会产生关于任何一种有关解放的概念，但没有建立对其的限制。所有这些所谓的自由派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行动上的，就是思想上的。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在追逐自由的幽灵，但却没有获得许可，即他们陷入了为抗议而抗议的无政府主义。

摧毁自由媒体

现在我们再来看期刊媒体。我们也必须像对其他出版物一样，每页加印花税和保证金，少于三十页的双倍征收。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杂志的数量，杂志是印刷毒药中最恶劣的一种。另一方面，采取此种方式可以强迫作者的作品很短，以至于很少有人阅读这些杂志，尤其是当这些杂志价格不菲时。同时可以出版我们自己的杂志，按照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来影响大众意识形态的发展。因为我们的出版物价格会很低，会拥有广大的受众。印花税会使从事文学写作的野心处于可控状态，容易遭受处罚可能使那些作家们依赖我们。如果任何人被发现胆敢写文章反对我们，将再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出版他们的作品。因为在接受他们的作品出版之前，那些出版商或印刷商必须向我们的权威机构申请获得批准。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知道那些试图反对我们的所有诡计，并根据之前发表的相关规定使他们无效。

文学与新闻出版业是两种最重要的教育力量，因此我们的政府将成为大部分刊物的所有者。这会中和那些私营媒体的有害影响，使我们可以掌控公众的思想，并对其施加重大影响。如果我们允许十种刊物，我们自己应该创立三十种，或者同样的比例。但这一点绝不能被公众怀疑。因为此种原因，所有我们自己出版的刊物在表面上看，其倾向和观点都是和我们对立的。这为我们建立自信，并为我们带来没有怀疑心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最后都落入我们的陷阱，变为无害。

在最前沿，总会站着一位官方的喉舌。他们一直屹立前沿，捍卫我们的利益，因而他们的影响相对会无关紧要。

第二层将是半官方机构，其角色是去攻击那些不温不火的人或冷漠者。

在第三层的核心圈，我们将建立自己的但表面上看起来反对我们的机构。至少，其中的机构之一将呈现出和我们截然相反的一面。真正的反对者会接受这种伪装的反对派阵地，并视为己有，向我们亮出他们的底牌。

只要宪法存在，我们所有的报纸都是混合体——贵族的、共和的、革命的，甚至无政府主义的。就像印度的守护神一样拥有一百只手。每一只都按我们的要求染指一种公共观点。但某根脉搏加速时，这些手会按照我们的目标引导公众观点，因为一个兴奋的病人会丧失所有的判断力，进而会容易向建议屈服。这些认为重复着他们自己阵营观点的傻瓜们将会重复我们的观点或任何我们需要的观点。在以为跟随自己党派喉舌的信仰中，他们实际上跟随在我们为他们悬挂的大旗下。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更好地指导我们这支报纸后备军，必须小心翼翼地组织这件事。在中央媒体的名义下，应该召集文学性的集会。在集会上我们的代表将不知不觉地公布当前的方针和口号。通过讨论和辩论，但通常是肤浅的，不触及事物本质的讨论和辩论，我们的喉舌会向官方报纸开展一连串虚假的、猛烈的攻击，只是仅仅为了给予我们适合的时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样做的效果会比只是通过官方声明与公告的途径更好。当然，无论何时这么做都是对我们有利的。

这些对我们的攻击也会服务于另外一个目的，即我们的臣民会被说服去相信言论自由的存在，并给我们的代表一个机会去确定所有反对我们的机构都仅仅是空洞的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发现任何有实际价值的反对我们统治秩序的东西。

只有谎言得以出版

如上所述的组织方法，公众的眼睛几乎看不出来，但绝对能够被精心算计或应用，成功获取公众对我们政府的注意力和信心。由于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经常根据实际所需，根据它们被接受的良性或恶性，激起或平息公众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或劝说、或迷惑，时而出版真相，时而谎言，事实或它们的反面。在这样操作之前，都非常小心谨慎地让他们感知我们的立场。既然我们的反对者们，由于上述我们利用媒体的方式，没有安置代理以充分表达他们的观点，我们将确保对他们的大获全胜。我们甚至不必对他们进行争论或驳斥，除了一些表面上的需要。

这类尝试性的攻击由我们的第三媒体发动，出于必要，经常会遭到我们的半官方的第二媒体的激烈驳斥。

甚至时至今日，拿法国媒体为例，就针对口号的作为上，也有展现同为共济的团结性的形式：所有媒体组织通过职业秘密捆绑在一起；就如旧时的占卜者没有一个会泄露信息资源中的秘密，除非通过发布公告来解决。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会冒泄露这个秘密的风险，因为他们中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一些丢脸的污点或其它问题，才会被允许从事写作。一旦他们泄露了秘密，这些污点会立即被揭露出来。只要他们保守这些秘密为少数人所知，作为记者的特权就可以攻击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暴民就会怀着极大的热情追逐他们。

我们的处心积虑也扩展到各省。我们必须也在当地煽起希望与冲动，利用这些我们可以随时依赖当地政府。我们必须向这些政府表明这些表达是独立的愿望与冲动。很自然地，他们的资源也就同样成为我们的。我们所想要的是，在完全掌握权力之机，这些政府会发现他们被国家，即被我们的秘密机构安排的大多数观念钳制了。我们需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心理冲突的时刻，这些政府再也没有能力去讨论一个既成的事实，仅仅是因为这一事实已经被这些省的占大多数的公共观点所接受。

当我们的新政权向最高权力过渡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承认任何形式的公共媒体所透露的不实揭露。新政权必须被认为如此让人满意，乃至

于犯罪行为都消失了，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展示罪行的案子应该只让那些受害者和现场目击者知道——不再更多公开。

纪要十三

离散人心

为谋求温饱，非犹太人被迫保持沉默，成为我们卑微的仆人。从非犹太人中争取过来的媒体机构会听从我们的指令，讨论任何我们不便于在官方文件中发行的问题。而在引起的一片嘈杂中，我们悄悄采取希望的手段，从而向公众们提供这些既成事实。没有人胆敢要求废除这已经定下来的事情。并且，所有这些解决方案将被作为改进的方案而呈现。媒体会立刻分散当前的思想潮流，进而转向新的问题（我们不是经常培养人们要追求新事物吗？）。这些讨论会使那些没有头脑的管理者们投入大量财富，而他们根本就不清楚，对于要讨论的问题没有一丁点的概念。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任何人都是摸不着边的，除了那些多年来这些问题的引导者们。

从上述一切，你会明白为了控制暴民的观点，我们只有促进政治机器的工作。也许你会说我们不是通过行动，而仅仅是利用我们就获取了认可。我们不断地制造公共声明，表明所有的事业是由希望和信心来指导的，为人类的共同幸福服务。

蒙蔽劳动者

为了分散那些在政治讨论中特别麻烦的人的注意力，我们现在提出新的政治问题，即工业问题。在这一领域，让他们愚喜地讨论吧。大众们一致同意保持不高的积极性，从他们自认为的政治问题中脱身休息（我们以前培养他们这一点，以利用他们作为对抗非犹太人的方式），剩下那些可以从中发现新就业机会的问题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这一问题我们也描述成与政治类似的问题。为了使大众不去猜测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进一步用娱乐、游戏、休闲、激情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很快，我们将通过媒体推动艺术、体育等各方面的竞争：这些兴趣最终会把他们从不得不与我们冲突的问题中引开。逐渐地，

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反映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将开始用和我们同样的语调讨论问题，因为只有我们提供给他们新的思考方向。当然，人们也不会被怀疑与我们的步调不一致。

那些由自由主义者、乌托邦梦想者所扮演的角色，会在我们的统治被认可时终止。在这之前，他们将继续为我们做出令人满意的服务。然后，我们会继续将他们的思想引向空洞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是新的，表面上又体现了进步：我们不是已经完全成功地用进步思想转变了没头没脑的非犹太人了吗？直到没有任何一个非犹太人可以洞察到，在“进步”一词的下面不过是远离真理的开端。它无论甚么时候都不是一个可以变为实际的发明。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即在真理的内涵里是没有进步余地的。直到此时，我们才可以完全成功地给愚蠢的非犹太人的大脑中塞入“进步”的概念。进步，就像一个谬误，旨在蒙蔽真理，以至于除了我们，上帝的选民们，真理的守护者，没有人懂得它。

当进入我们的统治王国时，将阐释所有将人性完全颠倒的重大问题，以便在我们仁慈的统治之下，将它们带到终结。

届时，谁将会怀疑，这些人民是被我们根据一个历经数世纪的政治计划幕后操纵的呢？

纪要十四

攻击非犹太教

当进入我们的统治王国时，任何除了我们的唯一之神外的宗教都是不合时宜并不受欢迎的。因为只有在我们的上帝的眷顾下，我们的命运才被赋予选民的地位，并和世界的命运紧密连结起来。因此我们必须清除所有其它的信仰形式。如果这样会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无神论者，它亦不会干扰我们的观点。对于那些愿意倾听我们摩西教的一代人，它可以作为一种警告。摩西教利用它那稳定而又精致的系统已经带领全世界所有的民族臣服于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强调它的神秘权利，正如我们所说，它的教育力量正是基于此种权利的基础之

上。于是，我们必须在任何可能的机会，出版一些将我们的仁政与过去时代统治作比较的文章。和平与宁静的福祉，尽管这一和平与宁静是经过数个世纪的武力骚乱带来的，能够使我们所指向的福利更加鲜明突出。我们将竭尽所能生动描绘那些非犹太人政府所犯的种种错误。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它们令人深恶痛绝的形象，以至于人民宁可选择奴役状态下的宁静，也不去选择那些被吹嘘的自由权利。这些被吹嘘的自由已经将人性深深折磨，并耗尽了人类生存的所有资源。这些资源已被一帮厚颜无耻、不知天高地厚的冒险者组成的暴民盘剥殆尽。当我们破坏非犹太人的政权结构时，我们通常煽动他们进行毫无意义的政府形式的更替。这些政府形式的更迭也将会使人民感到厌倦。到那时，他们宁可忍受在我们统治下的任何痛苦，也不愿冒险再一次经受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所有骚乱和痛苦。

禁止基督教

同时，我们也绝不能省略强调非犹太人政府所犯的历史性错误。这些由于对组成真正美好人性的要素缺乏真正理解所犯的错误的，教个世纪以来已经将人性深深折磨。在追逐社会福祉的荒谬计划中，他们从未注意到这些计划持续地产生一个更加糟糕、对于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普遍关系没有改善的社会状态。

我们原则与方法的全部力量在于必须向人民呈现并阐释一个与已经死亡、腐烂掉的社会秩序的鲜明对比。

我们的哲学家将会讨论非犹太人各种信仰的所有缺点，但没有人会真正讨论我们的信仰。因为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完全了解它的内容。我们中的任何人绝不敢出卖有关它的秘密。

在那些被公认为进步和光明的国家，我们已经创造了一种毫无意义、肮脏的、令人憎恶的文学样式。在我们进入权力王国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必须继续鼓励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显著的对比，与我们高贵的人物所发布的演说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的智者受训成为非犹太人的领袖，将创作演讲、宣言、回忆录、文章，这些将为我们所

用，向非犹太人施加意识形态影响，引导他们按照我们决定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以及各种知识形式。

纪要十五

残酷镇压

在准备好的各地同时发生政变的帮助下，最终确定无疑地进入我们的统治王国。在被正式认可之后，我们必须将清除企图反对我们的阴谋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我们必须残酷无情地铲除那些意图用武力来反对我们登上王位的人。任何一个类似于秘密组织的成立都将被置于死地；那些我们所知道的现存的组织，曾服务于或现在仍服务于我们的，必须将它们解散，并把那些成员流放到远离欧洲以外的大陆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出于某种原因放过那些非犹太人的内阁成员。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我们会让他们保持在一种持续的，担心有可能被流放的恐惧之中。我们会颁布一项法律，使所有秘密组织前成员都极易遭受被流放至欧洲大陆以外的命运，这一点要作为该法律的核心。

我们的各项决议都是最终决议，没有上诉之权利。

在我们已经深深植入动乱与新教思想的非犹太人社会里，恢复社会秩序的唯一方式就是采取残酷措施，以证明权威的直接而强大：落水狗必须痛打，绝不能给予任何同情，他们是为未来的幸福遭受痛苦。幸福的获得甚至要以牺牲为代价，是任何统治政府的职责。这样的统治政府不仅承认其特权，也承认其义务，作为其存在根据。确保统治稳定性的根本保证是加强统治力量的神圣光环。这一光环只有通过贴在统治者额头上的、象征神圣事业——上帝的选择——不可侵犯的徽章所散发的宏伟壮丽、坚毅不拔的力量才能显示出来。比如，近代俄国贵族是除了教皇之外，我们唯一重要的敌人。请牢记这个例子，当意大利被鲜血浸染的时代，从未碰过苏拉的一根毫毛，尽管苏拉是那场血腥屠杀的始作俑者：苏拉因其内在的力量赢得了尊崇，但他英勇无畏地重返意大利为他披上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深深着迷于他的勇敢和智慧，人民没有动他一根毫毛。

秘密社团组织

尽管如此，然而在我们没有登上王位之前，必须采取相反的手段：我们将在世界范围建立和扩大共济会组织，将各国精英纳入其中，并通过其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有这些共济会分支部将由一个中心机构管理，这只有我们才知道，也是由我们的长老组成。我们通过共济会组织将所有自由和革命因素结合起来。我们的政治密谋将通过它们付诸实施。我们还要将国际和国内的警察系统代理人纳入共济会。在这些会所的成员中，警察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们既能够利用专业手段对付那些不顺从者，也能够掩饰我们的活动，并为不满提供借口。

最乐意加入秘密组织的那类人往往是头脑机智并以此为生的人以及野心家。在普通人中往往是那些容易轻信的人。我们和这些人打交道轻而易举。利用他们，可以为我们设计的机器正常运转拧紧链条。如果这个世界变得骚乱不安，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搅动了它，并打破了那过于强大的团结。在混乱中产生了一个阴谋，在那阴谋的最深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最信任的仆人之一。除了我们，没有其它人可以领导共济会的活动，因为无论在哪里领导，我们都知晓每一种活动的最终目标，而非犹太人对此却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每一行动的直接影响。他们置于自身面前的，通常是自己的思想实现后，对于自我观点得以表达的满意感的昙花一现。而这一思想恰恰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首创，而是由于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煽动而引发。对于这一点，他们却不置一辞。

非犹太人是愚蠢的

非犹太人加入社团，要么出于好奇，要么希望通过他们的方式分得公共利益的一杯羹，还有一些是为了可以让公众倾听他们不切实际和毫无根基的幻想。他们渴望成功和掌声。对于这些，我们是毫不吝惜的。所以给予他们这种成功是为了利用这种产生于其之上的高度欺骗性，因为那种成功的渴望可以不知不觉地，驱使他们吸收我们的建议，而未抱有任何警惕性。因为他们非常自信：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借用他人的思想的。你不能够想象那些非犹太人中最智慧的，在这种高

度自欺欺人面前，被带到一个无意识的天真幼稚状态到了何等程度？并且，轻易地用最轻微的挫败就可以使他们变得沮丧。尽管那不过是停止了曾经拥有的掌声，就可以使他们为了赢得再一次成功，屈尊对我们表示奴性的服从。如果非犹太人可以实施某个方案，仅仅因为我们表现出对于他们成功的蔑视，他们就会愿意牺牲任何计划，以求再次获得掌声。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帮助完成将他们置于我们需要的方向的任务。这些纸老虎外强中干，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我们已经向他们老调重弹这一观点，即集体主义会吞没个性。他们还从未，且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一老调重弹显然是对自然界最重要法则的破坏。这一法则从创世初，为了准确地形成个体特性，树立了个体皆不同的含义。

如果我们已经能够将非犹太人带入这样一种愚蠢的盲目性，难道不是一种证明，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证明。证明他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相比，不发达达到何种程度呢？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我们的成功。

非犹太人是畜生

远古时代，我们的长老们说，为了达到一个严肃的结果，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不计任何牺牲是值得的。那时候，他们是多么的富有远见啊！我们没有计算过有多少非犹太人牺牲品，但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自己人。但现在我们已经给予他们在这个地球上从未梦想过的地位。我们这些牺牲者已经从毁灭中保护了我们的种族。

死亡是每个人无可避免的结局。但让这一结局接近那些阻碍我们事业的人更好些。我们以如此聪明的方式来处决共济会成员，以至于除了我们的兄弟外，没有人产生怀疑。甚至那些死刑下的牺牲品自己也不会怀疑。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像得了一种正常的疾病一样死掉。知道了这点，甚至我们那些兄弟们自身也不敢抗议。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从共济会中拔掉了那些反对我们的根基。当向非犹太人鼓吹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同时使自己的人民和代理人处于一种不加疑问、无限信任的屈从状态。

在我们的影响之下，非犹太人法律的实施已经被降至最低限度。法律的优势地位已经被引入到这一领域的自由主义的繁琐阐释所推翻。在最重要最根本的事务上，法官们按照我们的指示来决定，从有利于我们管理非犹太人的角度看问题。当然，这样做完全是通过我们的工具，尽管我们看起来和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通过报纸上的观点或其它方式，甚至议员和更高的行政长官都接受我们的建议。非犹太人那些粗鲁的头脑没有能力使用分析和观察，并且也更不会在处理一个特定问题的时候具有远识卓见。

这种非犹太人与我们在思想能力上的差异，彰显了我们作为上帝选民的地位，以及更高的人性素质，与非犹太人的粗鲁大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的双眼是睁着的，但却眼中无物，更不会有所发明（也许除了物质的东西）。从这一点而言，大自然本身指定我们去指导和统治全世界是明白无误的。

我们需要服从

当我们公开统治的时刻来临，就到了展示它的福祉的时刻，我们必须重新制定所有的法律。我们的法律必须是简洁明了和稳定的，没有任何其它的阐释，通俗易懂。贯穿我们法律的特点就是对于秩序的服从，这一原则将被置于宏伟的高度，任何对法律的滥用都由于所有人在最高权威面前的服从职责而消失。任何对于权力的滥用将受到严惩，这样就没有人去以身试法。我们必须严密跟踪国家机器赖以自由运行的每一个管理环节，因为一旦松懈就会引起所有方面的瓦解；任何违法以及滥用权力的行为都将受到杀一儆百的警戒性惩罚。

隐瞒或默许公共管理服务中所犯的罪行——所有这些罪恶都将在首例的严惩后消失。为了我们最高特权的光环，需要合适的严惩，哪怕是对最轻微的违法。那些受惩者，尽管对于他的惩罚会超过他的错误，但将会被看做为了官方利益牺牲在战场上的士兵。原则与法律将不会允许任何那些驾驭公共马车的人偏离了公共方向而驶向私人轨道。例如，一旦我们的法官倾向于表示出对罪行的仁慈时，他们就破坏了正义的法则，正义法则就是为了通过惩戒人类的堕落而对人性进行示范性

教诲而创立的。这样的品质展示在私人生活中是合适的，但在身为人类生活教育基础的公共领域展示出来却不合时宜。

我们的法律人员的服务任职年限将不超过五十五岁，首先是因为年长的人更容易固执地持有偏见，并不容易向新事务屈服。其次，因为采取这种任用方式能够确保更换人员的弹性，会使一切都服从于我们的压力之下：那些想保住自己位置的人必须付出能够抵得上其价值的盲从。一般而言，法官是由我们从那些彻底理解他们必须要扮演的角色是应用法律去惩罚，而不是梦想以牺牲国家意识形态的代价来表达自由主义，后者是非犹太人所去幻想要达到的。这种更换人员的方法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打破他们之间的集体性团结，并使所有政府利益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年轻一代的法官将被训练深谙以下规则：绝不允许滥用任何权力，扰乱我们现在业已建立的臣民间的秩序。

非犹太人统治时代的法官们制造了对所有罪行的纵容，对于他们的诚实没有正确的理解，因为当代的统治者在任命法官时，根本不重视向他们灌输这一职位所要求的责任感及正义感。就像一个粗鲁野蛮的野兽释放出它的幼子去寻找猎物，非犹太人君主就是这样给予他们的法官这一职位之所以被创立的理由。这就是为甚么他们的统治被自己的力量，那些自己选择的执法者的作为所毁掉的原因。

让我们从上述行为结果的一个例子中为我们的统治吸取另外一个教训。

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府所有重要岗位中根除自由主义。正是依赖这些重要岗位，我们的政体才能够培训臣服的下级。这些岗位必须只能由那些经受过我们的管理规则培训的人担任。对于那些可能反对年老公务员的退休会极大的浪费财政的观点，我的答复是，首先，可以用其它的私人服务来替代他们的损失。第二点，我必须提一下，全世界的金钱都将集中在我们手中，因而我们的政府是不害怕花钱的。

必须残酷无情

我们的专制主义在所有事务中和在逻辑上将是连贯的，因而在它的每一项法令中，我们的超级意志必须受到尊重，并毫无质疑地充分体现出来：它将忽略所有的牢骚抱怨、所有形式的不满，并通过杀一儆百摧毁所有可能产生这些牢骚与不满的苗头。

我们必须废除上诉的权利，所有的上诉将毫无例外地转给我们处理——让最高统治知晓，因为我们不能容忍人民有丝毫的想法，认为存在可以不由我们任命的法官来决定的事情。如果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必须废除这一决定，以法官未能尽责为由而惩戒这位法官。对于他的这一惩戒也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案例再犯。我要重复的是，必须牢记，必须了解我们统治措施的每一步，这些措施只需要拥戴我们的人民的监督，因为他们有权利向一个好的政府要求一个好官员。

作为统治者的角色，我们的统治君王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德高望重的家长一样的监护人。我们的民族和子民从他身上会看到一个父亲的影子，关心他们的每一份需求、每一个行为，人际关系以及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他们将被全面灌输这一意识：即离开这一监护和指导是不可能享有和平与安宁的。他们将以崇敬的态度认可我们的专制统治，尤其是当他们相信我们所树立的那些人不会用自身利益替代权威，只是盲从于我们的命令。当看到我们就像智慧的父母教育孩子恪守职责和服从一样去调整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时，他们将无比欢欣雀跃。从我们的政体秘密的角度而言，世界上的各族人民，数个世纪以来都和他们的政府一样，是未成年的孩子。

正如你们所见，我发现我们的专制主义是权利义务兼顾的：促使实施诚实是一个统治者作为父亲对其臣民的最直接的义务。它拥有强者的权利，所以它可以使用它指导人类遵守大自然规定的秩序——即服从。世界上的一切皆为服从的状态，不是屈服于人，就是屈服于自身环境，抑或自身的性格，无论如何，都是屈服于比自己强大的人。为了人类的一切福利，我们必须要比所有其它人强大。

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牺牲那些破坏现有秩序的个体，因为对于邪恶的惩罚存在很大的教育问题。

当以色列王把整个欧洲赋予他的王冠戴上他那神圣的头颅上时，他将变成全世界的家长。为此而出现的牺牲品远远少于几个世纪以来非犹太人政府间因狂热追逐虚荣而引起的竞争所造成的牺牲品。

我们的君王将和他的人民经常保持亲密接触，在论坛上向他们发表那些可以点燃他们意愿，并同一时间传播至全世界的演说。

纪要十六

洗脑运动

为了实施对那些除我们之外的所有集体性势力的破坏，必须在最初阶段削弱集体主义的起始阶段——大学，通过再教育使它们改变方向。我们将为他们的官员和教授们安排一些秘密活动。这些活动将使他们并非毫无瑕疵、无懈可击。当然这些安排是在极度谨慎的情况下作出的，将使他们完全依赖于我们的统治。

我们必须在普及宪法时将所有政治问题排除在外。这些问题只交给那些我们从宪法发起人中所选出的，少数几个才华横溢的人去解释。大学再也不能够从它的高墙内染指宪法的制定了。他们只是忙碌于一些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连他们的前辈们也早就没有任何思考的权力了。这真的既像一个喜剧，又像悲剧。

那种被误导的大众与政治问题的亲密接触，制造出无数乌托邦幻想者以及坏的民众。从非犹太人的大学教育导向中，你们自己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必须在他们的教育中引进所有可以破坏他们秩序的原则。但当我们权力在握时，必须从教育过程中根除任何形式的破坏因子，并从小培育服从权威的意识，拥戴统治者，将他作为精神支柱以及带来和平和安宁的希望。

我们必须改写历史

作为研究古代历史的任何形式，复古研究都可以从中看到，坏的例子远远超过好的，我们将用对未来的研究替代它。我们必须从人类的记

忆中抹掉所有过去世纪的回忆，因为这些过去的历史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仅仅留下那些描述非犹太人统治错误的东西就可以了。对于实际生活、遵守秩序的义务和人际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于避免恶劣又自私的榜样的研究，正是这些本性播撒了邪恶的传染病。对于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应该站在教育战线的前沿。这些将作为对于生活状态或需求的必需而被单独详细规划，而绝不仅仅是泛泛而论。对于教育问题的这种处理将具有特殊重要性。

每种社会生活状态必需根据其生活目标作出严格限制。但那些昙花一现的天才一直试图并也倾向于将社会滑向其它的状态。对于这些稍纵即逝的天才人物而言，将那些蒙昧的民众引向他们原本陌生的阶层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因为那些愚民们会剥夺原阶层中因世袭或功勋而拥有其位置的人。你们自己很清楚，这就是那些允许这些极端荒唐存在的非犹太人统治之所以终结的原因。

为了更牢固地统治民心，有必要在学校、集市等地向全民宣传统治者活动安排及其善举的意义。

我们必须根除任何对于自由的宣传与鼓吹。各年龄段的学习者都有权利和父母们一起在教育机构里集会：就像在一个俱乐部里一样，在节假日里，在这些集会上，教师们会宣读甚么可以作为关于人际关系、法律案例、还未公布于众的新哲学理论的自由表达。这些理论将由我们提出并被拔高到作为信仰教义的高度，就像我们以前对待自己的信仰一样。当我们当前以及将来的伟大行动纲领完全实现并大白于天下之时，我会将这些理论原则宣读给你们听。

总而言之，从数个世纪的经验中获知，人民是通过思想的指导而生存的。这些思想只能通过教育的帮助——即为所有人成长提供平等成功机会的手段，而被民众吸收的。我们必须吞没并封杀独立思想的最后一颗火花，并将其为我所用。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指导臣民的思想为我所用。制约思想的系统已经通过所谓的公民教育课体系起作用了。这一目的就是将非犹太人变成无思想的，驯服的野兽，只等着将现成的事物放在眼前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在法国，我们的最好的代理人之

一，资产阶级已经通过公民教育课的形式，使公众成为新的教学对象。

纪要十七

辩护权力的滥用

辩护这一惯例制造出很多冷淡、残忍、固执和无耻的人。他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持有一种没有人情味的、纯粹法律性的观点。他们有着固执的习惯，总是从是否有利于辩护的价值，而非出于公众利益的角度看待任何事物。通常，他们倾向于不能承受任何抗辩，总是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宣告无罪的结果。对于法律体系的任何细小问题吹毛求疵，因此败坏了司法正义。鉴于此种原因，我们必须将此种职业纳入比较窄小的框架之中。这将使它处于实施公共服务的氛围中。辩护律师和法官们一样，被剥夺与诉讼当事人沟通的权利；他们只是通过法庭获得业务，并通过报告、记录和文件研究案例，在他们的客户被法庭审讯后为他们辩护。无论辩护质量如何，他们都会收到一笔酬金。这将使他们成为为司法正义服务的庭审事务报告人，并且也可以作为那些为了起诉人的利益服务的代诉人的平衡力量。这样一来，就大大缩短了庭审程序。通过此种方式，可以建立诚实公平的辩护，这种公平辩护兼顾了个人利益与公平判决。这样做，也顺便去除了目前存在于辩护上的腐败行为，即仅仅让付钱最多的那一方胜诉。

摧毁传统教士

我们长久以来都极其小心地败坏非犹太人教士的名声，并且以此毁坏他们在地球上的使命。那一使命在当时对我们仍然是个很大的障碍。日复一日，它对世界各地人民的影响已经衰落了。信仰自由已在世界各地被传播，所以现在基督教的完全覆没只是时间问题了。面对于其他宗教，我们和它们打交道就没有那么困难了，但现在就确认这一点还为时尚早。我们必须将教权主义及传教士们置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以使他们的影响以他们之前扩展的同样速度倒退回去。

当最终摧毁教廷的时刻来临时，将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各国指向它。但如果各国自己攻击它时，我们必须伪装成它的捍卫者出现，好像为了拯救这一过度的杀戮。通过这种声东击西，我们潜入它的权力最深处，并确保在我们已经将其权势全部吞噬尽后才重新出现。

犹太人之王将是全世界的真正教皇，全世界教堂的尊贵长老。

但在我们改造受传统宗教影响的年轻一代，继而改造我们自己的年轻人时，必须不公开染指现存的教堂，但必须通过对它们精心算计好的批评以导致其分裂。

于是，我们的现代媒体通常会继续谴责非犹太人的政府事务、宗教，一般是使用最无耻的表达方式来降低他们的优越性。这种方式只有我们族群中最具智能的天才才会使用。

我们的王国将是护持神性的显露，在其中可以发现它的化身——我们的上百只手将是社会生活运作机制的源泉。我们将不在官方警察的帮助下看待一切。它的权力范围已经精心设计为非犹太人使用，阻碍政府看清楚任何事务。在我们的计划中，三分之一的臣民将出于一种责任感，以一种自愿服务的原则将其他的三分之二置于监视之下。做一名间谍和告密者不是可耻的，而是一种荣耀：但毫无根据的告发却将受到严惩，以避免此种权利的滥用。

我们的秘密代理人将从社会各阶层中选出，从娱乐界人士、编辑、印刷和出版、书商、教士、推销员、工匠、教练、仆人等中间选择。这一机构没有任何权利，也不能被授权为个人利益采取行动。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警察，只能目击观察并汇报：对于他们报告的审核以及逮捕将由一个警察事务控制小组来落实，但实际的逮捕行为必须由宪兵警察或市政警察来执行。任何对于所看到或听到的有关政治秘密不揭发的人将受到起诉。如果被证实的确有罪，将为这一隐瞒行为而负责。

我们的兄弟们有责任承担风险向总部揭发自己家庭成员中的叛徒，一旦家庭成员曾做过任何反对长老会的事情，同样，在我们的王国中，

所有臣民必须履行这一对国家服务监督的职责。

这样一种组织将铲除所有对于权力、武力、贿赂的滥用，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已经通过我的顾问的意识形态灌输到非犹太人的习俗中了。反过来，我们又如何使这种可以在他们的统治中引起骚乱的因素滋长呢？最重要的是将恢复秩序的秘密代理人安插进去，使他们有机会在分裂活动中发展并呈现邪恶倾向——固执的自欺欺人，权威的滥用，以及以权谋私、甘受贿赂。

纪要十八

制造籍口政府介入

当必须要加强严厉的秘密防御措施时（这是对权威的最致命的毒药），我们必须安排一些伪造的骚乱或不满的表达。这些不满将通过一些与我们合作的优秀演说家表达出来。围绕这些演说家将会聚集所有同情其观点的人。这一点将预先给予我们对户籍进行审查的借口。这一角色可以由我们安插在非犹太人警察中的人来完成。

因为大多数的阴谋家出于对此项游戏的喜好，或为了炫耀他们的演说能力，所以在他们作出一些公开行动之前，我们不必碰他们，仅仅对其加入一些监督的因素。但必须牢记，如果官方权威频频发现针对自己的阴谋时，它的权威将被削弱：因为这点暗示着对于他们弱点的清醒认识，或者，更糟糕的，是对于他们不公正的推测。你们很清楚，我们是通过秘密机构——我们盲目的跟随者；频频染指非犹太人的生活，才粉碎了他们君王的特权。这些追随者很容易为仅仅几句被涂抹上政治色彩的自由辞藻而感动，从而导致犯罪。我们通过大力宣传那些秘密防御活动的公开手段，迫使统治者承认他们的弱点，因而将他们的权威和公权力毁于一旦。

我们的统治者将仅仅由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保镖们秘密保护起来。因为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想法存在，即可以存在任何我们的君王不足于抵御的暴乱，使他被迫躲藏起来。

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想法存在，就像非犹太人曾经做的和正在做的那样，那我们就如同为我们的君王，或至少为他的王朝，在行将不远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通过恐惧来政府管制

根据被严格赋予的强大力量的外表，我们的统治者将只是为了民族利益才使用权力，而绝不是为了其自身或王朝的利益。因而，严格遵守此种纪律，他的权力会受到臣民的拥戴和捍卫。正是它维系着国家每一公民的福利，并是国民生活正常秩序赖以维持的基础。这一点得到了国民承认，并因此被赋予一种神圣的光环。

过于明显的防御证明他的组织力量的软弱。

我们的统治者通常将被包围在人民中，被一群表面怪异的暴民包围。这些人将站在最前线。不过看起来是碰巧使其余人保持被尊重的状态，因为看起来处于良好的秩序中。这会为其他人树立约束的榜样。如果人群中的一个请愿者试图提交一份请愿书，必须穿过层层包围。最外沿的人必须在请愿者面前将其传递给君王，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手中的请愿书达到了目的地。这样的后果是为统治者获得了控制权。权力的光环需要这样一个人存在，人们会说，「如果国王知道了这一切，」或「国王会听说的」。

一旦建立官方的防卫措施，权威的神秘性特权就消失了。比如某个特定鲁莽行为被每个人都知道，那些专事骚乱的人就会意识到他的力量。当合适的机会出现时，就会伺机挑战权威。对于非犹太人，我们已经鼓吹了其他东西。但通过这一事实，可以使我们看到公开的防卫措施将他们带到了何处。

罪犯应该，或多或少，在第一次有足够的根据受到怀疑时就实施逮捕：宁可错杀三千，也不使一人漏网。因为对于政治错误必须是赤裸裸的残酷无情。如果可能的情况下，破例让步，容许再考虑那些较轻罪行的动机。但对于那些干涉我们政府事务的人而言，是绝没有原谅可能性的。况且并非所有的政府都理解真正的政策。

纪要十九

如果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政治意识灌输，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鼓励向政府提出具倡议性的报告或请愿书，以对那些旨在改进人民生活条件的所有项目进行检查。这一点会向我们透露臣民的缺点或幻想。对于这些，我们要么通过实现它们来回应，要么通过机智的反驳以证明那些错误判断的短视。

制造骚乱不过像哈巴狗冲着大象狂吠。对一个组织完善的政府而言，从公众的角度而非警察的观点看来，狗冲大象狂吠完全是不自量力。只举一例就可以看出两者的重要性了，哈巴狗一看到大象就停止吠叫，并立刻摇头摆尾了。

为了摧毁那些导致政治罪行的优势，我们必须将其审判，按偷盗、谋杀以及任何一种令人憎恶和肮脏的罪行送审。公众观点将会把这类罪行的概念杂揉于政治罪行中，并对其不耻，表示同样的蔑视。

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并且我希望已经成功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即非犹太人绝不会想到以此等方式与骚乱做斗争。正是由于此种原因，通过媒体、演说，间接地通过那些被聪明地编辑的学校历史教科书，我们已经对那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殉难的行为做了广泛宣传。这种行为已被骚乱制造者们确信。这种宣传已经扩大了自由主义者的队伍，并将成千上万的非犹太人带入我们的奴役阶层（使成千上万的非犹太人成为我们的猪狗牲畜）。

纪要二十

财政计划

今天我们将谈一谈财政计划，这一点作为最难的一点，放在我报告的最后，将是我们伟大计划的王冠，是最有决定性的部分。在仔细讲解之前，我将提醒你们，其实之前我已经暗示过了，当说到我们所有行动都是由数字问题解决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到专制统治王国时，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则，牢记自己作为父亲和保护者的角色，将避免通过重税加重人民的负担。但作为国家政体而言，花费是巨大的，所以必须获得它所需要的财力。因此，必须高度谨慎地平衡处理这一问题。

在我们的统治王国中，君王享有法定的虚拟权力，即他的政权内的一切归其所有（这点可以很容易变为现实），能够诉诸法律，没收所有金钱以调整规定其流通。为了这个目的，征收累进制财产税是最佳的课税方式。这种征税方式是以支付一定的财产比率，没有使任何人穷困或破产。富人们必须认识到，将他们过剩财富中的一部分归于国家分配是他们的义务，既然国家保证了他们其余财产的安全以及合法所得的权利。凭心而论，我认为对于财产的控制将在法律的基础上废除抢劫。

社会改革必须来自上述的方面，因为时机已经成熟。这一点对于和平的保证是必不可分的。

摧毁资本

向穷人征税是种下革命暴乱的种子，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损害政权的行为。相反，向资本家征税则削减了私人手中的财富，而我们一直将这些财富集中起来，以作为和非犹太人国家财力的抗衡。

根据资金的百分比渐增的征税将比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带来更多的税收，这点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在非犹太人之间引发了动乱和不满。

我们的统治君王的力量在于平衡这一切力量并保证和平。为了这个目的，资本家们把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以供给国家机器的安全运转是不可缺少的。国家的财政支出必须被不会感到负担并且可以充足获利的人所负担。

这一措施可以消除穷人对富人的憎恨。他会明白富人对于国家财政的必要支持，会明白他们是国家和平与福利的组织者，如果他能看到所有这一切的获得是由富人在买单。

为了使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不为这些新税项的支付感到苦恼，将为他们提供所有这些上缴税项的账目明细以及去向，除了那些用以拨付给王权和公共行政管理机构的开销。

执政的君王不能拥有自己的任何财产，一旦国家的一切成为他的世袭财产，则会自相矛盾；拥有私人财产将破坏拥有所有财产的权力。

执政君王的亲属们，除了其继承人将由国家的资源奉养，必须成为政权的仆人，或者必须以劳动获取财富；不能利用皇室的特权挥霍国家的财富。

购物、接受金钱捐赠或继承都必须支付累进制印花税。任何财产的转让，无论金钱或其他，没有缴纳印花税的证明（此证明将严格根据实名登记），前任持有人将有义务支付自转让之日起到发现他撤销这一转让声明期间的利息。转让文件必须每周递交至当地财政部门并注明转移人和新的财产持有人的姓名以及永久住址。这种登记在册的转让数额必须超出日常所需开销，并且取决于盖有印花标志的一定比例税额的缴纳。

估计一下，此类赋税将相当于非犹太人政府国库收入的多少倍？

制造经济衰退

政府国库必须维持一个固定数额的国税收入完成上缴，超出此数额的部分必须退还到流通领域。公共机构的运作就靠这些上缴税入完成。这种国家财务工作的首创性，将使工人阶层和国家以及统治者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同样，这部分国库收入的一部分将用于对创造性和生产力的奖励。

国库税收绝不可以越出上述的固定数额或任意估计，因为货币的存在是为了流通。货币的任何停滞状态对于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都是毁灭性的，因为货币流通是润滑剂；润滑剂的停滞也将使国家的正常运转陷入停滞。

用有息票据作为交易凭证就恰恰制造了此种停滞。这种情况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著了。

我们也将建立审计署。通过它，君主就可以随时检查政府支出的账目，除了当月还未作出的账目以及上个月的账目（因为还未被公布）。

对于打劫政府唯一没有兴趣的那个人就是它的所有者，也即统治者本人。这就是他的亲自干预将消除财富流失或过于铺张浪费的原因。

为了使君王有充分的时间去控制全局和思考，将废除那些为了礼仪起见而占用君王大量宝贵时间的接待事务。他的权力也将不会在那些宠臣中分裂成几派。那些宠臣不过因皇位的宏伟与浮华围绕在他身边，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绝非为了国家的利益。

我们将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在非犹太人社会中制造经济危机。大资本停止了流动，并将钱从国家收回，而政府正是一直靠它们的贷款运作的。这些贷款以及高额利息沉重地压在政府财政头上，使政府成为大资本的奴隶。大资本将工业集中在手中，将榨干所有人和所有国家。

目前的货币发行量普遍跟不上人均需求，因而不能满足所有工人的需要。货币发行量应该和人口的增长同步，因而儿童们从其出生之日起也绝对必须被视为消费者。调整货币发行量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你们都明白黄金标准是那些采取金本位的国家毁灭的根源；因为它未能满足货币的需求，因而我们更要尽可能将黄金从货币流通中驱除。

非犹太政权的破产

我们要采取的标准是必须考虑工人的消费力，无论是一纸还是一木。我们必须根据每个国民的正常需求，加上出生的人口数量和减掉死亡的人口数量后，来发行货币。

各行各业各部门都必须管理好账目。

为了不使国家财政税收的缴纳被延误，缴纳金额与期限必须由统治者颁布法令固定下来；这样就避免了因部门间的包庇而损害了其他国民的利益。

财政收入与支出的预算必须同步进行，以免时间间隔太久而相互混淆。

由我们在非犹太人政府内发动的财政制度及原则上的改革，将被披上伪装，以免被人觉察。我们必须指出改革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违例操作已将本国财政掷入混乱无序的黑暗状态。正如我指出的，他们的第一个错误在于最初起草了一个唯一的预算，并且年复一年根据以下原因扩大：这一预算是半年制，于是他们要求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预算，但这一预算三个月就花完了，之后，他们又要求一个补充预算。这一切都以预算破产而告终。由于下一年度的预算根据增加的总额来规划，这样每年的预算起点都增加一半，年度预算在十年内翻了三倍。由于这些方法因非犹太人政府的粗心大意而被通过，他们的国库就空了。贷款就随之而来。这样就会吞掉所有的剩余，并使所有非犹太人政权走向破产。

你们应该充分懂得，这种被我们推荐给非犹太人政府的经济措施安排，是不会被我们自己实施执行的。

每种形式的贷款都证明政权的衰弱与对政权权利理解的欠缺。贷款就像悬在统治者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无法向自己的臣民征收税收，却伸出手向我们的银行家们乞讨。国际债务就像蚂蝗一样，无法从政权本身驱除，直到它们自己脱落或政权把它们甩掉。但非犹太人国家没有甩掉它们，继续往自己身上增加更多借款，以至于最终被这些吸血鬼榨干而毁灭。

高利贷专制

贷款，尤其是外债，从本质上究竟是甚么呢？债券是一种政府发行的含有占款本金一定比例的债务的可换票据。如果借款利率是5%，如果

贷款以5%的利率计，二十年后利息将与本金持平，四十年后则超过一倍，六十年后超过三倍，而此时债务仍然没有被清偿。

通过这样的计算，很明显，利用所有形式的人头税，政府私图搜刮出贫穷纳税人的最后一分钱，以偿还富裕外国佬的债务。从这些外国人手中大把借款，而不是在没有支付额外利息的情况下，为了实际所需而征收税收。

如果是内债，非犹太人不过是把搜刮穷人的钱来还给富人。但当我们收买贿赂了一些关键人物，将债务转移到海外，那么这些国家的所有财富就会落入我们囊中。所有非犹太人政府就开始将臣民的供奉支付给我们。

非犹太人的在位君王们对于政务肤浅无知，大臣们唯利是图、贪污受贿，其他担任财务管理角色的掌权人对于财政事务一知半解，使他们的国家变成我们的债务人，借了无法偿还的债务金额。于是，从我们的角度而言，他们还会有沉重的金钱与支出方面的麻烦。

货币的停滞是我们所不允许的，因而在我们的政权内将没有有息票据。这样就不存在需支付其利息，并将国家金钱吸干的蚂蝗们了。发行有息票据的权利仅仅赋予那些实业公司，这些公司从其利润所得中支付利息是没有困难的，但政权则不能够像这些公司那样产生利息，因为政府借贷只是用以花费支出，而不是用于运营。

工业票据也可以被政府认购，这些票据现在作为贷款运作的贡赋票证，可以被转变为赢取利润的贷方。这一方法可以终止货币的停滞、寄生利润以及懒惰，所有这一切都曾经对我们在非犹太人政府中 useful，只要他们还是独立的，就不是我们的统治所需要的。

非犹太人那不开化大脑思维的愚钝是多么一目了然啊！从下面事实中就可以充分表现出来：他们一直向我们大量借款，并要支付我们利息，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为了要偿付我们必须从自己臣民的口袋里掏出这些借款和附加利息。还有甚么比从自己的人民那儿掏钱更简单的事情呢？

这也是我们作为上帝选民具有天才头脑的一个证明：我们竭力使贷款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给他们，让他们觉得这居然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当时机来临时，我们的账目就会公布于众。在数个世纪非犹太政府试验中获得的经验将是引人瞩目，并将向人类呈现我们的创新一面。它们将终结那些我们精通财务要归功于非犹太人的污蔑之词。这在我们的统治中是决不允许的。

必须限制我们的会计制度。无论是统治者，或最重要的公仆，都不能未经监督将哪怕最小金额的公款挪作他用，除非在一个特定执行方案中确定下来。

没有特定的计划与方案就不能掌控全局。在没有确定的方向与资源的道路上前进，将因英雄主义或盲目崇拜而毁灭。

我们曾经一度建议非犹太人统治者应该致力于那些象征性外事接待、礼仪娱乐等等。这不过是我们统治的幌子。那些在具体事务方面代行君王职责的弄臣们的账目，是由我们的代理人起草的。这些账目每次都令那些目光短线的君王们满意，因为它们承诺未来的经济改善是可以预见的。从哪儿取得经济改善呢？从新的税收吗？问题是可能存在的，但这一切从未被那些阅读我们账目的人质疑过。

你们知道，他们这种粗心大意带来的是甚么？他们的金融混乱到了甚么程度？尽管他们的工业令人惊讶。

纪要二一

贷款与政府信贷

对于上次我给你们讲述的，现在再补充一些关于国内贷款的说明。对于国际贷款我就不再多说甚么了，因为非犹太人已经用他们的钱喂刨了我们。但对于我们政权内部而言，就没有外国人了，也就是说，没有甚么外来因素了。

我们已经利用管理层的贪污受贿与统治者的懒散，通过贷款给非犹太人政府。这使我们的钱翻了两倍、三倍；甚至更多。而事实上这些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这些钱。还有其他人能够作出我们做的事情吗？因而，我只准备花口舌在国内贷款问题上了。

政府公布这样的贷款马上就要到期，可以公开认购他们自己的票据了，也就是说那些有息票据。他们可以操纵所有的价格，从一百到一千；对于那些最早认购者可以有一定的折扣。第二天通过虚假手段，票据的价格攀升了，公开的理由是每个人都在抢购。几天之后，如他们所言，国库收入就溢出了，也就是货币过剩了。他们宣称，这种认购的结果可以达到借贷本金的几倍。这一切产生了整个舞台效果——你们看，他们说政府的借贷票据体现出强大的自信心。

但当闹剧结束时，就会造成一个超大的财政赤字。为了偿付利息必须求助于新的贷款。这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赤字。当这一贷款耗尽时，就必须征收新税填补，不是贷款本金，而是偿付其利息。这些税收是用来填补另一个赤字的新赤字。

稍后就到了兑换的时间。在没有解决债务的情况下，他们缩减了利息的支付，并且没有出借人的同意也不能这么做；在公布兑换的同时，也给出对于不想兑换者返还金额的倡议。如果每个人都表示不愿兑换，并要求返还金额，政府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发现自己破产，从而支付不起这笔金额。幸运的是，非犹太人政府的臣民对财政事务一无所知，宁可选择兑换利息的减少，也不愿承担重新投资的风险。如此这般，一次次使政府甩掉成千上百万的赤字。

对于外债，非犹太人对我们要此类伎俩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将借出的钱要回的。

通过此种公开宣称的破产方式，可以证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他们的臣民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利益。

我请求你们注意此点以及以下现象：如今所有的国内借贷都被所谓的活期贷款强化，也就是有或多或少较短的还款期。这些债务包括银行

储蓄和准备金。如果存储时间稍长，这些资金就会因为支付对外贷款利息而蒸发，被相同数量的抵押替换。

这些最终会修补所有非犹太人的财政漏洞。

当我们登上世界的王位时，所有这些或类似的金融转移，均不符合我们的利益，都将被一扫而空，所有的金融市场将被摧毁。既然绝不容许我们的特权被价格波动所撼动，我们将通过法律宣布物价，绝不允许任意抬高或降低物价。

我们将用庞大的政府信贷机构替代金融市场。这么做的宗旨就是根据政府的观点来固定物价。这些机构将能够在一天内向市场投放五亿工业票据，或购空同样的数量。通过这样的方式，所有的工业项目将依赖我们。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权力是多么强大？

纪要二二

黄金的力量

在所有向你们通报的信息中，我已经努力将过去已经发生和现在正在发生，及不远的将来即将发生的大事的趋势，并我们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秘密关系，财务金融运作，都仔细描述了。就这一问题，我还要补充一点。

在我们手中有当今最有力量的东西——金钱：在两天之内：我们就可以从库存中获取想要的任何数额。

那么，难道就没必要去寻求更进一步的证据说明我们的统治是由上帝决定的吗？当然，我们必须骄傲地证明，在这么多世纪以来我们不得不犯下的罪恶，是为了达到全人类最终的福利——将一切归于良好的统治，这一最终目的。尽管会制造一些暴力和罪行，但同样也建立起了秩序（自由纲要箴言：治出于乱）。我们应该竭力证明：我们是安定一切，为全世界带来真正的福祉和自由的施恩者。我们会使这个世界享受和平、和谐与安宁。当然，是在人人严格遵守我们创立的法律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明白：自由并不存在于放纵以及无拘无束，而

是存在于自尊自爱。并非人人都有权推动那些破坏自由意识、平等原则的。自由也绝非是在暴民面前通过恐怖的言论煽动他人，真正的自由存在于对人类生活中共同准则的崇敬与严格遵守。对于权利以及权利缺席的清醒意识是人类尊严的应有之义，而绝对不是仅仅对于个体自我的疯狂想象。

一个权威将是伟大的，因为他是全副武装，强有力的。他也不是稀里糊涂地跟在那些所谓的领袖和演讲家们的后面，像他们一样声嘶力竭，沙哑地说着那些毫无意义的伟大原则。实际上，他们甚么都不是。老实说，不过是乌托邦。我们的君王将是统治之王。在他们的统治中蕴涵了人类的幸福。这种威权的光环会激励人民虔诚地臣服与敬畏。真正的力量不与任何权利诉求讨价还价，甚至与上帝也如此：没有人敢靠近它，只是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纪要二三

灌输服从意识

人民也许可以习惯服从，有必要灌输羞耻观，以便减少奢侈品的生产。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提升在对奢侈品的追逐中被败坏了的道德。我们可以重建那些小规模匠人生产作坊。这将意味着为当今的制造业资本埋下了一颗地雷。这也是大规模产业通常，尽管不是有意识地，推动了大众产生反政府的思想意识的必然原因。一个小作坊工人对于失业一无所知，这使他和现有秩序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而也服从官方权威。对于我们来说，一旦权力在握时，这种角色就必须实行。酗酒也将被法律制止，并作为可以将人性变得粗鲁野蛮的行为被立罪。

公民，我再重复一次，只对完全不依赖于他们的强权盲目服从，因为在对他们的依赖中他们感觉到了防卫之剑和对抗社会蹂躏的支持……他们要一个天使般的国王干什么呢？他们要从国王身上看到的是力量和能力的化身。

现存的统治者在被我们削弱了士气的社会各阶层中蹒跚，而这些阶层甚至否定了上帝的权威。从这些混乱中点燃了无政府主义的大火。即

将替代所有现存统治者的最高君王，首先必须去扑灭这吞噬一切的大火。然后，必须斩杀所有这些现存的阶层。然而，他不得不用自身的鲜血去浇灭大火。有意识地与每一种给政权肌体带来灾难的疾病做斗争，以此方式将它们复活。

这位上帝选择的君王被选出来，去粉碎那些被本能、粗鲁和非人性所驱动的非理性力量。这些力量正以抢劫和各种以自由和权利为名的暴力形式体现。他们已经推翻了各种形式的社会秩序，在一片废墟上竖立起了犹太人之王。但一旦君王大权在握，这些角色就会立即被清除干净。在他的道路上，扫除这些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必须做得非常干净利索，不留任何余孽。

我们于是可以对全世界人民说：「感谢上帝，向那个额头印着人类命运的人鞠躬吧！为他，上帝亲自印上了自己的光辉。他将把我们从前所述的所有暴力和邪恶中解放出来。」

纪要二四

统治者的品质

我现在将条理地确认王朝的系谱，向全世界传达可以确认大卫王王朝根基的方法，从大卫王到地球上的最后一代。

这项确认将首先包括那些到今天为止通过对社会学术界的指导而使人类传统休眠的我们的长老们。在我们的长老们处理世界事务的保守主义里，在指导人类思想教育的保守性里面。

大卫王后裔的几个特定成员会准备他们的君王及继承人，不是通过世袭来选，而是根据杰出的能力。引导他们进入政治最隐秘的核心；进入政府的阴谋，但又使得任何人对这些秘密一无所知。这一行为方式的目的，就是保证王权绝不会交给那些未被教导阴谋之艺术的人……

对于这些人，只能教授上述计划的实际运用。通过比较几个世纪对于政治-经济运动以及社会科学的经验观察。总之，通过所有由自然规律本身稳固建立起来的法则精神，来规定并调节人类间的关系。

直接继承人将通常会被搁置一边，如果他们在位时展现出轻浮、软弱以及其他导致其权威毁灭的品质。这些将表明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统治。从他们自身而言，对于王权也是种威胁。

只有那些无比强硬坚定、乃至冷酷的人，才可以从我们的长老手里接过统治之缰。

为了避免意志薄弱以及其他情形的不胜任，君王必须根据法律将统治权交给有能力的新手。

君王的当前行动计划，包括将来更多的计划，是绝密的，甚至他那些最亲近的顾问也不知情。

犹太人之王

只有君王及其身边的三个辅佐可以知道未来的具体计划。

我们的君王具有宁折不弯的意志，本身就是一个人性的大师，会洞察一切，像命运有其神秘的方式一样。没有人知道君王通过他的部署想获得甚么，因而也没有人胆敢站在未知的道路上。

当然，君王头脑的知识储备必须和其想要达到的统治蓝图相匹配。正是由于此种原因他才上升至王位，而非经过上述长老们的考察。

君王在市场上和他的臣民交谈是绝对必要的。这样人民可以了解并爱戴他们的君王。这确保了两种力量的团结；而目前却由于恐怖统治被分成两派。

这种恐怖统治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直到这两种力量分别落入我们的影响之下。

犹太之王必须不能被情感所支配，特别是情欲。他不应该使性格的任何一部分受到低级的本能支配。情欲是所有扰乱理智、引发人类野蛮本性的恶德中之最恶者。

将来统治世界的最高君王必须为了他的臣民们牺牲其所有的私欲与个人爱好。

我们的最高君王必须是无懈可击、无人企及的榜样！

Table of Contents

纪要一

黄金
权力即正义
我们就是暴君
应该终结自由

纪要二

经济战争
破坏式教育

纪要三

侵略的方法与手段
贫穷是我们的武器
支持共产主义
犹太人将是安全的

纪要四

现实主义替代宗教
我们将摧毁上帝

纪要五

专制主义与现代化进程
被谎言领导的大众
垄断资本

纪要六

征服技巧
必须奴役非犹太人

纪要七

世界范围的战争
世界大战

纪要八

临时政府

纪要九

再教育

[犹太超级政权](#)
[基督教青年已被摧毁](#)

[纪要十](#)

[为登上统治之位做准备](#)
[我们的目标——世界权力](#)
[自由主义的毒药](#)
[我们任命总统](#)
[我们将摧毁宪政](#)

[纪要十一](#)

[极权主义国家](#)
[我们是狼](#)

[要十二](#)

[控制传播渠道](#)
[摧毁自由媒体](#)
[只有谎言得以出版](#)

[纪要十三](#)

[离散人心](#)
[蒙蔽劳动者](#)

[纪要十四](#)

[攻击非犹太教](#)
[禁止基督教](#)

[纪要十五](#)

[残酷镇压](#)
[秘密社团组织](#)
[非犹太人是愚蠢的](#)
[非犹太人是畜生](#)
[我们需要服从](#)
[必须残酷无情](#)

[纪要十六](#)

[洗脑运动](#)
[我们必须改写历史](#)

[纪要十七](#)

[辩护权力的滥用](#)

摧毁传统教士

纪要十八

制造籍口政府介入

通过恐惧来政府管制

纪要十九

纪要二十

财政计划

摧毁资本

制造经济衰退

非犹太政权的破产

高利贷专制

纪要二一

贷款与政府信贷

纪要二二

黄金的力量

纪要二三

灌输服从意识

纪要二四

统治者的品质

犹太人之王